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世界、各国政治）

黑手党秘史

03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七章铁血内幕——黑手党内讧与火并

所谓“内讧”，就是指集团内部由于争权夺利等原因而发生的冲突或战争。同伙决裂，自相杀伤或并吞就称作“火并”。如此看来，“内讧”和“火并”意思差不多。

在黑手党这样的“国中之国”内部，弱肉强食几乎是他们的天性，大发横财则是他们的本能，有权有势有能力的就多赚一点，而能力差的只好少赚点，或者干脆靠边站，看别人吃肉，自己捡点骨头、喝点剩汤。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对于凶横惯了的黑手党徒来说，在大把大把的横财面前，谁会承认自己是孬种，谁会不眼红？僧多粥少，只眼红是不行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刺刀见红。更何况他们所争的并不仅仅是财，还有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醉卧美人膝，醒掌杀人剑——西西里的子孙固当如此，方不负此生。

好，为了钱，为了权，干吧，打吧，杀吧。

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内讧不断，火并频繁。杀出了黑手党的风格，杀出了一个活生生鲜亮亮崭新的黑手党。

黑手遮天，而火并的枪声还在响……

美国黑手党的内讧

说起美国黑手党的内讧，一句话：斗争激烈，从产生就未间断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黑手党“所有的老板的老板”是托托·达库伊拉，但他不久即被朱塞佩·马塞里亚杀死。

到了1930至1931年，朱塞佩·马塞里亚处于曼哈顿黑社会的最高地位。以“老板”而闻名的马塞里亚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他最亲近的同伙（也是竞争者！）是查尔斯·卢恰诺，维托·杰诺韦塞、萨尔瓦托·马扎兰诺、阿里·卡波内……头两个人是马塞里亚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阿里·卡波内领导芝加哥的犯罪集团，人称“芝加哥之王”；萨尔瓦托·马扎兰诺在纽约充当了同样角色。马塞里亚突然和以萨尔瓦托·马扎兰诺为首的那个意大利人小集团发生了争执，他们来自西西里岛西部的戈尔福海堡。乔·马塞里亚又矮又胖，而且很自负。他相信他1902年带到这个新世界来的那个旧世界的思想体系会使他成为黑手党的头号人物，当时他从巴勒莫移居纽约。

在1910年至1915年，马塞里亚为黑手党当枪手。他在下流社会的名声在1922年8月激增，当时两个杀手试图在一次伏击中杀死他，而他躲过了枪林弹雨，随即在曼哈顿第二大街上他的公寓中出现，呼吸着第二次生命的甜蜜空气。

几秒钟以后，当马塞里亚开始相信他不再是一个暗杀目标以后，喧闹的枪声又爆响了。他被一阵0.48口径的交叉火力打中。

他又摆脱那把人彻底捣碎的猛攻的子弹，逃到一个男帽店，他推测那是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一个未来会成为他的杀手的家伙对他紧追不舍。

那个匪徒跟着马塞里亚向店铺的后部赶去，仔细地瞄准了马塞里亚的头部。他迅速地扣动扳机射出了四枪，马塞里亚扑倒在地，又一次逃脱了敌人死命的猛烈进发的铅弹。瞬间之后，那个枪手把他的最后两颗子弹向畏缩的马塞里亚打去——却又一次打偏了目标。那个杀手的左轮没了子弹，他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而逃之夭夭。

为了进行另一天的战斗，马塞里亚活了下来。而且他的确战斗着，在弗兰基·耶尔被暗杀之后达到了权势的高峰。但萨尔瓦托·马扎兰诺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存在，使他无法得到他所寻求的对这个城市下流社会的完全的权力和控制，马扎兰诺率领着由来自戈尔福海堡的可怕的匪徒们组成的一个特别大的集团。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马扎兰诺听从马塞里亚的指挥，但“老板”马塞里亚对此人很不放心——马扎兰诺正在渴望脱身，组成他自己的黑手党组织。马塞里亚试图通过大大削减戈尔福海堡匪帮进行的非法营主的收入来加强对马扎兰诺的控制。

但是马扎兰诺根本没有给他机会——与他结盟的人们都是强硬、无情、勇于献身的黑手党党徒——这些人中许多人后来变成了下流社会最可怕的领袖；他们中就有卢切斯、加利亚诺和博南诺等人。

当然，马塞里亚也有自己的很棒的枪手，那些杀手本人的名字有一天也会家喻户晓：查尔斯·卢恰诺，乔·阿尔多斯和维托·杰诺韦塞等人。

马扎兰诺向马塞里亚回话说他不会付更多的供奉以后，“老板”对他的士兵们不宣而战，开始干掉了他们中的几个人。

戈尔福海堡人迅速地进行了报复。最早受害的人中有“紧握的手”彼得·莫

雷洛，他是马塞里亚的一流枪手之一。随着双方的杀戮继续下去，这场冲突成了著名的“戈尔福海堡人战争”。它只进行了一年——1930年至1931年——但从它夺去的下流社会的生命的数目讲，伤亡是灾难性的。

到了1931年7月，马兰扎诺完全脱离了马塞里亚的管制，在他所指挥的那个下流社会的组织中有500个战士。尽管马塞里亚仍然有更多的部队——大约有900名工作者——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勇气，于是派人给马兰扎诺送去了橄榄枝，可是马兰扎诺断然拒绝他的和平请求。马兰扎诺知道，他正使马塞里亚受到伤害，而那不过是和“老板”打硬球的一个方法，在“老板”或者是屈服或者是下地狱之前。

马塞里亚的两个最亲信的首领，杰诺韦塞和卢恰诺决定，“老板”马塞里亚不能再做那个领袖了。他正在失去他的控制，而且他们害怕，在那些戈尔福海堡人接管正在迅速衰弱的马塞里亚匪帮之前，那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了保护自己的皮——也为了为自己夺取马塞里亚组织的领导权——杰诺韦塞和卢恰诺去见马兰扎诺，提议4月15日在科尼岛诺瓦别墅的塔马罗餐馆给“老板”马塞里亚举办一个告别午餐。那个餐馆由斯卡尔佩多拥有，他是马塞里亚的好友，但和下流社会的活动并无联系。

在这个场合，斯卡尔佩多超过了那个匪帮最喜爱的期望。他为这四名尊贵的用餐者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美酒佳肴令人闻香止步。

那些用餐的客人们在一个星期三的大约正午时到了。由于他的三个地位最高的助手请他吃午餐，马塞里亚有些不知所措。这三位助手是杰诺韦塞、卢恰诺和泰拉诺瓦。泰拉诺瓦当时是纽约著名的“洋蓍王”，泰拉诺瓦的权力日升是因为他完全控制着那神异植物的销售，如果他没有先在批发市场上的销售中得到他那一份额，便没有一张桌子上能出现洋蓍。

午餐进行得很顺利，在吃主菜的时候它甚至变得更液化了。当时，葡萄酒就仿佛不合时尚似地流着。马塞里亚无法相信他的手下会为他安排盛宴。他无法想象这三个人不过是在遵照那个高尚的社会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行事：用最好的食物填满那个人，但不要做得过分，你必须为那些子弹留有余地。

将近下午三点三十分，泰拉诺瓦和杰诺韦塞由于在布朗克斯有“事”要办而有礼貌地告退。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卢恰诺要斯卡尔佩多取一副牌来，这样 he 可以和“老板”马塞里亚赌两把。

赌了两盘后，卢恰诺从桌旁站起身来。

“朱塞佩，”他说。“我必须上厕所……请原谅我……”

“噢，当然，我的好朋友，‘幸运者’，”马塞里亚回答说。“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儿的……而且也许我会再给你一个机会在牌上击败我……下次你可能更幸运……”

卢恰诺动身上厕所之后，马塞里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这个餐厅中唯一的顾客。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四个端着0.38口径枪的大汉大步闯进了餐馆，冲马塞里亚背后发出了一阵快速连续的射击，25颗子弹打入他的头部、脖子和背部。

马塞里亚倒在桌上，从他的伤口中流出的血把白桌布变成一个深红色的湖泊，血液荡漾着艳光。当警察到餐馆搜索证据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张方块“A”。它仍然紧握在朱塞佩·马塞里亚的手中——那是一个确实的标志，如果再玩下去的话 he 可以从卢恰诺手里赢过下一把牌。但是今天，对于“老

板”马塞里亚来说，好运变成了霉运，输家是他。而输的代价就是生命。

“戈尔福海堡人战争”结束，萨尔瓦托·马兰扎诺便当了“科札诺斯特拉”的领袖。他把马塞里亚梦寐以求的东西彻底实现了，即改组“科札诺斯特拉”，把它组织得特别严密，所以直至今天它仍然和从前一样，原封来动。这个组织虽然是一个全美犯罪组织，但是被按区域特点划分为各个“系”。这种明确的划分与其说是为了整顿组织，不如说是为犯罪市场划分势力范围，划分猎获范围。按原来打算，这一措施本应能有效地防止“科札诺斯特拉”的流血内讧，但是，改组后，它的头目们之间的撕咬仍在继续，丝毫不见减少。

朱塞佩·马塞里亚原先的助手和亲密伙计查尔斯·卢恰诺和维托·杰诺韦塞刚刚出卖了自己的老板，现在又以完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新主子马兰扎诺。不过在这里要说一点公道话，不管杀死马塞里亚，还是杀死马兰扎诺，卢恰诺和杰诺韦塞都只是先下手为强而已，因为如果不是他们收拾自己的主子，就会被主子收拾掉。卢恰诺和杰诺韦塞并非什么善男信女，当然是恪守“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原则。

如果说马塞里亚是在饭馆里被杀的话，马兰扎诺则是死在自己的家中。卢恰诺私人保镖中的几个职业杀手装成警察局密探，手持伪造的拘票闯进了马兰扎诺的家中进行搜查，向他开了几枪，并且还割断了他的喉咙。同一天，在不断扩大的内部大屠杀中，又有40名“科札诺斯特拉”的成员丧生。人称“幸运者”的查尔斯·卢恰诺成了“科札诺斯特拉”的新首领。

这个匪徒组织的一位元老尼古拉·詹基莱的有趣的供述说明了它狂热的内部流血生活的情况。他在美国从事多年的犯罪职业，后来引退回到西西里岛，死时年近八旬。下面是尼古拉·詹基莱的供述：

“我的先生们，在黑手党的上层人物中，任何人没有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死去，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20年来是这样的。所有的‘王’都死于雇佣杀手之手，残暴的托托·达库伊拉是被马塞里亚杀死的，马塞里亚夺得‘王’位，但后来又被别人杀死。”

的确，在“科札诺斯特拉”最后形成一个组织期间，流的血是够多的。在这个组织成立后的若干历史时期直到目前流血也还不少。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进一步“整顿”“科札诺斯特拉”的工作作风期间也有许多匪徒头目活到了自然死亡。

现在让我们回到尼古拉·詹基莱有趣的自白上来。这个引退回家的老匪徒临死前曾回忆道：

“他们进行残杀或是为了当上‘老板’，或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位置，或是为了排除宫廷政变后院失火的可能，肃清可能出现的潜在的觊觎者，或是为了消灭他们所犯罪行的目击者，最后，仅仅是由于讨厌某人就起了杀机。当然，只有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才能这样为所欲为……黑手党人是没有平静生活的。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杀死，躺在家里的床上和坐在自己的弟兄们的宴席旁作客都不例外。他们对这一点已习以为常了。”

尼古拉·詹基莱还回忆道：

“不，先生们，黑手党不是今天才诞生的，也不会明天死去。因为它到处盘根错节，并且对任何人都不会宽恕。就举我们从前的上司阿里·卡波内为例吧，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尊重我们事业的规矩，从来不使‘兄弟们’为难，但是对变节行为也从不宽恕。有个弟兄做了警察的耳目，被我们

揭发后逃到了国外，阿里·卡波内发誓要找到他，结果怎么样？真的找到了。他在国际特别快车的包厢里见到了那个叛徒——当然，这不是偶然相遇——并且亲自把叛徒打死了。当时的报纸报道说：在包厢里找到一具割断喉咙的尸体，但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在我们的事业中，公正和毫不留情是必要的。”

卢恰诺夺取了“科札诺斯特拉”的大权之后，他手下建立了某种集体领导的虚伪机构——一个所有大“系”的老板都参加的所谓“委员会”，但是“幸运者”卢恰诺实际上是“所有老板的老板”。

尽管卢恰诺集大权于一身，但是在“科札诺斯特拉”的上层，争夺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在斗争过程中，卢恰诺再次证明他的确是个幸运者：他没有被打死，内讧的结果使他于1946年流亡他乡，去享用他那掠夺来的巨额美元。

弗兰克·科索泰洛成了美国的犯罪之王。当然，另一个匪徒“老板”维托·杰诺韦塞起初曾阻止他这样做，但杰诺韦塞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保住自己的吃饭家伙，不久，他不得不赐洋过海，返回老家。维托·杰诺韦塞在家乡呆了几年并对争夺“老板的老板”这个宝座作了充分准备，自认已有足够的把握之后，又卷土重来，回到美国。1957年，他雇佣的杀手杀死了弗兰克·科索泰洛。杰诺韦塞终于掌管了这个罪犯辛迪加。

杰诺韦塞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开始从形式上做一些消释前嫌的尝试。他提议召开由“科札诺斯特拉”的头目们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10月14日代表大会召开了。会址并不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是在纽约州的老匪徒约瑟夫·巴伯的农场里。大约有100名“科札诺斯特拉”的头目们参加了大会。会议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内容也很不少，从各“系”之间的合作到贩卖麻醉品问题。但各方面争执不下，也没达成什么一致的协议。在罪犯的老板们开会的时候，一名当地的警察中士表现了起码的警惕。他注意到，一向平静的农场突然停放着空前大量的豪华“罗尔斯—罗伊斯”牌和“林肯”牌轿车。他叫来了一些警察，并在他们的协助下逮捕了大约一半匪徒集会的参加者，而其余一半利用警察人数少得可怜的机会逃跑了。但这次捕获还是够丰富的。“科札诺斯特拉”的上层分子几乎全部落网！对这样的收获美国司法部门做梦也没有想到……。但是，美国社会的法律（倒不如说是反常现象）在这里又产生了效力：在审判和判决之后，辩护人提出异议。结果撤消了判决，所有被捕者都恢复了自由。警察对他们每一个都了如指掌，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掠夺来的巨额美元做后盾，而美国司法部门对有钱的罪犯是无可奈何的。正如大多数场合一样，“老板”们这次获得了充分自由，因为在会上逮捕他们时，没有抓获什么具体罪证。他们都声明说，他们来到农场是为了看望患病的朋友——农场主约瑟夫·巴伯先生。

“全国代表大会”泡了黄汤，内部残杀有增无减。

奇怪的是，当黑手党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刑事案件的编年史编纂者们断定说，犯罪活动是有的，也有危害不浅的暴徒，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却是没影的事，也没有什么全美罪犯辛迪加！这种巧妙制造的舆论（什么人授意不得而知）长期以来得到非官方人士和官方人士的赞同。甚至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长期固执己见，认为美国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须知，在美国似乎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胡佛更了解情况的人了。他领导联邦调查局将近半个世纪，中间经历了四任民主党政府和四届共和党政府，连续经历八任总统。正当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时候，“科札诺斯特拉”

却在不断发展，踏着别人的和自己人的鲜血与尸骨，满脸狰狞地爬向社会上层。

纸包不住火。尽管“科札诺斯特拉”的活动是极其秘密的，尽管当局对它放任姑息，全美罪犯辛迪加的存在最终不再是秘密了。

匪徒“老板”维托·杰诺韦塞的一名同伙，一个叫约瑟夫·瓦拉奇的人被投进了监狱，但不是因为他是“科札诺斯特拉”的成员，而是因为一般刑事犯罪。法官们根本没有把这种刑事犯罪和任何秘密辛迪加联系起来。如果不是情况的巧合，瓦拉奇期满就会获释并在“科札诺斯特拉”里仍然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但当时的情况是：他被怀疑当了联邦调查局的耳目。

这还了得，谁敢打破黑手党的“乌默它”规矩，就算是天王老子，有通天彻地之能，上天入地的本事，他的结局也只是一个：死！

按照罪犯组织固有的传统，瓦拉奇被告知，他已被揭露并且只有死路一条，甚至呆在监狱里也绝对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他知道，“科札诺斯特拉”是会排除一切障碍来进行报复的，而且它在监牢里更易于收拾自己的仇敌。因为无可幸免的牺牲品决不能逃离监狱躲藏起来，而任何一个犯人都乐于去执行这个罪犯组织的命令以换取“科札诺斯特拉”的感激、金钱和赏识，或者仅仅由于对它的恐惧，担心自己性命难保。

就这样，瓦拉奇每一天都在等待着别人谋杀。这个老匪徒很清楚自己组织的习惯，并深信某个犯人正企图执行它的判决。他吓得心惊胆战，并且草木皆兵。在一次放风时，突然认定，他的一个同伙马上要杀死他。可能真有其事，也可能是他神经过敏，瓦拉奇抓起一根扔在地上的铁管打死了那个同伙。自杀人罪，法院判处他死刑。但瓦拉奇并不想死，结果他由于进行了某种交易而得以保全性命。他向当局讲述了有关黑手党的情况，于是，死刑改成了无期。

瓦拉奇立即向狱吏说明了他的危险处境，被当局转移到一个军营里。他在那里开始关于“科札诺斯特拉”的自白。

由于内讧，瓦拉奇叛帮，“科札诺斯特拉”的真相大白于美国人面前。黑手党的存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科札诺斯特拉”对叛徒的脑袋标价极高：谁能迫使瓦拉奇沉默，就给谁100万美元。但是，就连“科札诺斯特拉”自己也无法越过军营的围墙，况且瓦拉奇又是呆在得到加强警卫的水泥仓库里。

现在，联邦调查局再也不能说美国没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了，不管愿意与否，它都得给“科札诺斯特拉”设立案卷。现在那里已收集了不少有趣的文件，其中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秘密录制的匪徒们谈话的录音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是关于他们内部的残杀的：

“你记得杰克逊被吊在挂肉铁钩上的情景吗？他重得把铁钩压弯了。他被吊了三昼夜，直至死去。”

“嘻，嘻！真饱眼福！他像只大象！基米用电线扎他一下时，才好看呢！”

“对，他当时旋转起来，为了让电流更强，我们就用水浇他。他当时尖声叫了起来。”

“这算得了什么！我的分尸机比这强多了。把甘比诺家族的一个小伙子放在机器上，套上链条就拉，直拉得他关节辟啪响。记得那小子吗？那时他一直流大汗，简直要把自己流干了。他当时一个劲地要水喝。我想，他可能就是渴死的。”

还有一段录音：

“避开这个地方吧！在这里死的人太多了。屋后有一只炉子，炉子里成天都在烧人。”

“对，奥利维尔，维利，小加罗里德，托米……就是在炉子里被烧死的。”

“我亲手用链条把维利拖进了炉子。”

“他活该，咱们分给他两千美元已够意思了，他竟敢不服，哼！”

够残忍的吧？其实，这种内讧在黑手党来说只能算是小规模，恐怕还上不了黑手党的历史，1972年，在美国又一次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匪徒内讧，当时当局刚刚声称“科札诺斯特拉”已被肃清，但已被联邦调查局“肃清”的罪犯势力重新用一梭梭冲锋枪子弹和手枪的响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

“科札诺斯特拉”纽约分系的头目之一约·科隆博首先被杀，紧跟着另一个纽约的匪徒老板，外号“疯子”的约·哈洛也去见上帝了，他是因谋杀科隆博遭到报复被杀的。顺便说一下，科隆博和哈洛在年轻时都是这帮匪徒的一个五人凶杀小组的成员，曾相约同荣华共患难。可笑的是，这两块料分别当“老板”的两个纽约“系”于1971年竟互相宣战。和以往一样，这个组织的其他“系”也很快卷进了这场流血厮杀。

阵阵枪声，使得匪徒“老板”日渐稀少。当硝烟散去之后，人们发现，在这场互相厮杀的闹剧后面是五个纽约“系”之一的老板卡洛·哈姆比诺充当凶险的导演。据说，挑起这场匪徒内讧的正是他。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于最主要的竞争者已被清除，卡洛·哈姆比诺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当上了“科札诺斯特拉”老板的老板。当时，他已经年逾古稀了，但这位先生老当益壮，人老心不老，高龄并未妨碍他在五光十色的美国生活舞台上又一次导演和演出戏剧：悲剧、喜剧、闹剧、惨剧和笑剧。

卡洛·哈姆比诺未能长期享用自己流血阴谋的巨大成果。

1976年秋他便死于纽约。他是在自己的床上突然去世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的逝世以及他的葬礼成了美国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并引起情报机关的严重关注。“科札诺斯特拉”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在大教堂举行的这个枭雄的安魂祈祷式。这件事也把美国报界、电视和广播界的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吸引了过来。

在卡洛·哈姆比诺上西天不久，这个罪犯辛迪加的内部又重新展开了争夺权力和空缺宝座的斗争。不仅在纽约，而且在“科札诺斯特拉”各个“系”盘根错节的全国都展开了这种丧心病狂的斗争。枪声又响了起来，几十个匪徒又死于自己同伙之手。

掌管“科札诺斯特拉”纽约世袭领地的该组织的元老之一——卡明·加兰特开始逐渐挤上“老板的老板”的宝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负有至少杀害一百人的血债，但却伪装成一个可敬的资产者，一个小商人，住在纽约的中心——曼哈顿区。的确，当他进行伪装、符合他周围社会的情调时，他俨然是一位入乡随俗的奇特典范。你看，他仅仅是一个小小化学洗涤店的老板，虔诚的天主教徒，种植西红柿的专家和爱好者。当然，他还是一位热情满腔的爱国主义者。

1978年，卡明·加兰特因被控贩卖麻醉品而暂时被投进纽约的中心监牢。看守加兰特的不仅有警察，而且还有来自他的“系”的私人保镖，即匪帮。一点不错，看守人员每天都把武装到牙齿的匪徒放进监狱。他们就在卡明·加兰特的牢房门口站岗。一些匪徒站完岗离开后，另一些匪徒来值班。

“科札诺斯特拉”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这样在警察和匪徒的双重看守下坐牢的。

当然，必须说，警察和匪徒的任务有所不同。按规定，看守人员的任务是防止加兰特逃跑，而他的私人保镖的任务则是保护他们的老板不被杀死。

原来，加兰特在夺权斗争中的主要竞争者安耶洛·德拉克罗切已经向自己手下的刽子手下了命令，要除掉这个老匪徒。这命令使加兰特大为惊慌，因为德拉克罗切也是“科札诺斯特拉”的最著名的头目之一。卡洛·哈姆比诺活着时，他是这个组织的第二号人物，由他占据“老板的老板”这个位置似乎比加兰特还合乎逻辑，况且德拉克罗切又是“科札诺斯特拉”的最高集体领导机构，即所谓“委员会”的成员。他和这个罪犯辛迪加的许多头目一样，也是从雇佣杀手，即贯彻执行“科札诺斯特拉”各系判决的刽子手的身份开始发迹的。所以他对谋杀这种事相当熟悉。关于他谋杀对手的命令使加兰特和他的亲信不能不感到担忧。于是尽管自己的老板已经在监牢里，他们也要对他进行保护。他们只是些小猢猻，必须得保往加兰特这棵大树才能保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当然，这要取得当局的允许。

加兰特的谨小慎微并不是多余的，这里有他的原因。在远离纽约的另一座监牢里，有一个和加兰特同名的人也在服刑，他也是“科札诺斯特拉”的匪徒，叫卡明·彼尔西科。他的职业是执行这个组织的死刑判决。但他坐牢并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劫持飞机。就这样，他，更准确地说，他的秘密上司成功地让当局决定把彼尔西科转移到加兰特所在的那座监狱。其实彼尔西科完全可能是按照匪徒老板的命令故意来坐牢的，以便随后把加兰特杀死。正当彼尔西科已在来纽约的途中时，引起警察当局的怀疑，结果就不让这个匪徒刽子手转移到纽约来了。

由于在争夺“科札诺斯特拉”的首领宝座的斗争中采用了这些复杂的手段，结果卡明·加兰特获释出狱，并于1979年7月按照匪徒典型的方式在监外被杀死。当时他正带着私人保镖在一家饭馆里吃饭，突然有四个戴口罩的人冲进来，对着他就是几梭冲锋枪子弹，加兰特被打成一个马蜂窝，保镖们也无一幸免。像往常一样，凶手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后石沉大海，无从查考。

从黑手党自本世纪初在美国扎下了根，到现在已近百年。百年来，内部残杀的枪声不断，刀光剑影笼罩着整个发展的历史。其间经历的战争无法累计，仅有据可查、规模较大的内讧就有几十次，例如：萨加曼舞厅伏击战，施陶赫舞厅激烈交火，弗曼街枪声，阿多尼斯俱乐部圣诞大屠杀，情人节大屠杀，戈尔福海堡人战争，加洛对普罗法西之战，大鼻子战争……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奇怪的是，血流得越多，黑手党越兴旺，这是不是一种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精益求精培植良种所孕育出的更具有适应能力更强大的生命力呢？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

美国黑手党表演着精彩刺激的内战的时候，意大利的同门师兄弟们在干什么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意大利黑手党绝不是性格温和安分守己的主，他们当然不会让那帮在异地生根的同类专美于前占尽风流而无动于衷。他们粉墨登场，淋漓尽致地挥发着自己的凶残，在世人面前自编自导自演了两场泣鬼神的大火并。

意大利黑手党的第一次火并

1957年，西西里黑手党头目托马索·巴塞塔和萨尔瓦托·查希特杜·格雷科开始着手秘密策划在西西里建立委员会体系。这个计划很快取得了成功。

西西里黑手党不像美国那样只有一个委员会，格雷科和巴塞塔成立了一连串的省委员会，省委员会设有代表，这些代表统统是士兵而非首领，巴勒莫委员会为最高统治机构，它是国中之国，相当于拥有区域分支机构的中央政府机构。权力核心是在巴勒莫市，省委员会对之则唯命是从。有一个时期，该体制颇有成效，但在60年代初期，还不足以防止巴勒莫黑手党家族之间一系列敌对行动引发的血腥内战。

巧合的是，战争恰好在从美国归来的“幸运者”卢恰诺1962年1月22日晚死于那不勒斯机场之后不久爆发。那一天晚上，卢恰诺正在机场等候会晤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人，那制片人正筹划着拍摄一部有关他的影片。

卢恰诺的美国黑手党朋友们对他想利用电影使其令人生疑的生涯青史留名一事颇不以为然，并且警告他再拍这部片子便会产生悲修的后果。

悲惨么——的确如此——他在喝过一杯咖啡之后便一命归阴了。很可能是中毒身亡（在黑手党内，喝下了毒的咖啡称作“喝苦咖啡”）。国际刑警组织麻醉品署的特工人员们还在机场等候着他呢。尽管官方判定他死于心力衰竭，但谣言四起，说黑手党将他灭口是由于影片一事以及防止他一旦被捕后泄露内情。

这位曾在美国黑手党组织中坐头一把交椅、手握重权、后在夺权斗争中全身而退流亡他乡最后回到老家帮助和带领意大利黑手党走私贩毒发家致富的“幸运者”卢恰诺先生，永远不会再幸运了。

在西西里，黑手党战争犹如一座长期郁积一朝爆发的火山，周期性地循环往复。实际上战争每时每刻都存在、进行着——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永无休止的冲突应归咎于西西里族间的仇杀传统：死亡与耻辱必须雪耻。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西西里人将对敌人作出和平的假像，然后在对方最不防备的对刻干掉他。西西里岛有句家喻户晓的谚语：“复仇是一道最好搁凉了再吃的菜肴。”

同以往一样，60年代初期爆发的战争起因于金钱，尤其是起因于从毒品交易以及建筑投机生意中获取的暴利。这导致了老新黑手党，即老派黑手党与现代派黑手党之间冲突的日益加剧。前者大致为该团体确认的成员，农民出身，后者则涌现于巴勒莫贫民区，其力量则在于街头巷尾的狡诈及对人类生命的漠视。这些现代派黑手党党徒们从芝加哥美国犯罪学校得到启示，特征是穿戴时髦讲究，携带冲锋枪，钱夹子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钞票，他们看过贾格纳主演的不计其数的电影。处于对立面的老派黑手党则偏爱于有节制的态度。他们身着西西里农民的破衣烂衫，推崇部落的礼教习俗，采取暴力行为之前，往往采用传统的劝诱与含蓄恫吓的软硬兼施之法。

初次崭露头角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嗜血成性的黑手党党徒露西亚诺·李吉奥可谓新黑手党的典型。恰如“幸运者”卢恰诺为黑手党全力以赴给麻醉品生意铺石筑路一样，露西亚诺·李吉奥也为了新的暴力行为的不断升级铺平道路。因为他亲自督阵搞了一连串恶性谋杀事件，使得他的权力急剧上升并加以巩固。大部分谋杀旨在破坏克莱昂的工会运动。他所属的科莱昂家族首领是极受尊敬的社团成员米歇尔·纳瓦拉博士。此人堪称传统派的

“体面人”的楷模，他除担任该地区的卫生督查员外，还任种植者协会会长及天主教民主党地方分部主席；另外，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医生，有一次他给亲眼目睹李吉奥谋杀一位工会活动家的二十岁的羊倌注射了一针，使其死于非命，从而臭名远扬。

科莱昂是个虽小却很分散的村落，紧靠通往巴勒莫市的山路。这个村落的形成纯属偶然，它处于西西里岛风景最秀丽的乡村之中。圣·弗朗西斯雕像凝视着该镇广场，他的双手满怀希望地或者毋宁说绝望地举向茫茫苍穹。上了年纪的、带着平顶帽的男人们聚集在通往地方公园小路旁的长凳周围，两片嘴唇微微地一张一合，喋喋不休，热切地指手划脚，显示出与年龄很不相衬的活力。有一间名为“教父”的酒吧间，店老板出售的货物五花八门，甚至包括卖给一些上街冒险的孩子们的塑料枪。撕得支离破碎、退了颜色的谴责黑手党暴行的标语张贴在墙壁上。

“科莱昂”一词的意思是“狮子的心脏”，然而就其大部分而言，它却充满了鬼域般的荒凉孤寂的气氛——关得紧紧的百叶窗，空荡荡的胡同街巷，裂缝儿的楼堂房舍。身穿丧服的年迈寡妇们如同受惊的蜘蛛，仓皇地沿着狭窄的街道匆匆而去。唯一有点几阳间气息的标志是一个阳台接一个阳台晾晒着漂洗过的衣物，望不到边际。

就是这么一个小镇，1953——1958年五年间，竟发生了153起谋杀案。这个数字够惊人的吧？

这得归功于露西亚诺·李吉奥日益加深的恐怖统治。

李吉奥的出身经历与纳瓦拉博士大不相同：孤儿、近乎文盲，从未进过学校，尽管后来他确曾试图过受教育，那是在枪口威逼下，由一位学校教师授课，但那时他年纪老大不小的，实在学不了什么了。

他的生涯始自捍卫贵族封建领地的绿林大盗，最后发迹到负责一个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大产业，如今他在巴勒莫市尤夏顿监狱的铁窗内依然控制着它。新型的黑手党党徒的特点是不受先辈传统差异的左右而急欲求成，野心勃勃。李吉奥主张尽快投资于更为有利的新生意中去：运输、牲畜走私、赌博机器、绑架、建筑以及毒品交易。一旦首领不同意，首领便倒了大霉，李吉奥不得不除掉那位博士，“哼，纳瓦拉先生，你虽是我的义父，也不应挡我财路，更不该对我粗声大气。”当李吉奥预先瞅准在一项修筑水坝工程中能捞取大笔金钱时，最终的对抗揭开了序幕。脾气暴躁的纳瓦拉博士试图反对，由于他阻碍李吉奥从承包人那儿敲诈勒索大笔钱财，因而只剩下一种解决办法了。李吉奥派了15个人埋伏在路边，待纳瓦拉博士开车路过此地，乱枪齐发。纳瓦拉的尸体后来在汽车内被人发现，他身中210发子弹，被打得血肉横飞。

狗咬起主人来也真够狠的。

接着，李吉奥有计划地着手杀害纳瓦拉的支持者们。

正是这次谋杀开始破坏了“体面人”之间一直遵循的传统行为准则。李吉奥以为个人利益不惜杀死首领的方式来公开蔑视“荣誉社团”内部等级由选举而定、首领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常规。

当时的委员会头儿萨尔瓦托·格雷科，即人们熟知的查希特杜唤李吉奥前来就这次违规事件作出解释。李吉奥向他辩白说，他个人对此一无所知，还请求格雷科相信他的话。

打那几以后，李吉奥便有计划地、巧妙地追击所有那些曾支持过查希特

杜的铁杆们，所有的铁杆儿党羽不是被消灭掉，就是遭到过追击。

由于无人斗胆向他挑战，李吉奥逐渐成为科莱尽这个阴森可怖小镇的无可争辩的一镇之主和黑手党最可怕的凶手之一。在随之而来的若干年内，如此众多的人都屈从于他的淫威之下，他的心腹亲信及家族同伙们组成了著名的“科莱昂”派。

在李吉奥扩张权势的同时，其它股力量也在努力在黑手党内部培植形成其他派系。“幸运者”卢恰诺归天后，接管其大宗麻醉品生意的是塞扎·曼泽拉，一个在巴勒莫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老派黑手党首领。他是坐落在通往蓬塔莱西机场途中的一个海边小镇——辛尼西为基地的家族首领。由于该机场位于其势力范围内，故成为他们进行包括毒品在内的违禁品进出口走私的宝贵基地。他的副手就是伐为的头面黑手党人巴达拉门蒂。曼泽拉喜欢孩子，每逢他漫步在辛尼西狭窄的街道上时，会掏出满满两衣袋糖果分给孤儿以及流浪街头的顽童们。他捐出在海洛因交易中获取的一部分利润，设立了一所孤儿院。他的慷慨施舍使他当选为辛尼西天主教信徒会的会长。

1962年2月，曼泽拉家族安排好由其老供应商、臭名昭著的科西嘉走私犯即“金指”运送海洛因。他的人几乎遍及地中海每个港口，走私从香烟到海洛因的一切物品。常规作法，当将海洛因转运至西西里时，“金指”只不过乘一艘快艇靠近巴勒莫港口，将海洛因移交给黑手党许多小渔船中的一条。目前，这种移交方法已变得如此惹人注目，引起了当局的反感。这次装运他们决定作一点小小的变更，移交将在该岛南部进行，曼泽拉派去接货的是迪·皮萨，迪·皮萨是黑手党的重要人物，身兼巴勒莫委员会成员及诺斯家族首领之职。

迪·皮萨在阿格里真托城租了一条船与“金指”接头，然后把货交给曼泽拉。这批海洛因又通过横越大西洋的船员偷运出巴勒莫，走私至纽约。直到为这笔买卖提供资金的辛迪加收到货款后才发觉上了当。曼泽拉在纽约与合伙人见了面，合伙人告诉他发来的货份量不足，迪·皮萨被怀疑欺骗了合伙人，被传唤至委员会。他巧妙地设法使委员们相信他是无辜的。但此事却遭到委员会两名成员——拉·巴伯拉弟兄的激烈反对，此即拉·巴伯拉兄弟与迪·皮萨一伙恶战的开端。

战争方兴未艾，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提议：首领代表们应区别于家族首领——事实上，首领代表应是家族首领指定的资历较浅的家族成员。这一裁决加剧了那些不愿意目睹权势被资历年龄浅者所削弱的首领之间的紧张局势，其中一些人甚至放弃了家族首领地位而到委员会去争一席之地。曼泽拉已经同意由副手巴达拉门蒂接替其位置，而且，迪·皮萨也准备交权，但他却永远没有机会退下来了。1962年圣诞节那天，他将汽车停在巴勒莫大广场，钻出车子，正当他朝一间售烟亭走去时，三个男人悄悄走到他背后，操起一支枪口锯短了的猎枪和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开了火。警方询问时，广场上的旁观者居然无一人能回忆起来听到枪声。

是谁杀死迪·皮萨的？无论怎样，最大的嫌疑犯要属安格洛·拉·巴伯拉了。对委员会作出的迪·皮萨对海洛因交易亏空不负责任的裁决他一直心怀不满，此乃执行“合同”最充分的理由了。况且，他在年轻的家族首领中最凶暴、最果断。甚至还有人，他利用了波塔·纳奥瓦家族的人搞这场谋杀，他利用的是该家族首领的孙子。后者申明，他同谋杀毫无干系，其祖父也支持他这种说法。这些否认并不令人信服，整个波塔·纳奥瓦家族被委员

会开除。

不管安格洛·拉·巴伯拉是否有罪，反正现在黑手党都迁怒于他们兄弟俩。波培·纳奥瓦家族——以前拉·巴伯拉兄弟的伙伴们——如今发觉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被疑为同谋，卷入迪·皮萨轰动一时的事件之中。巴伯拉兄弟的好友巴塞塔甚为机警，又擅长搞外交，从这场恶战中逃脱了。虽然巴塞塔有萨尔瓦托·格雷科这样有权势的朋友，他仍被要求对他以前朋友搞暴力行动以此来证实自己的忠诚。

鉴于反对安格洛·拉·巴伯拉的联盟十分强大，安格洛·拉·巴伯拉乘飞机飞往米兰。他兄弟的命运却没有这么好，1963年1月7日，即迪皮萨被杀后的第十一天，他失踪了，从此再未露面。巴勒莫警察怀疑是萨尔瓦托·格雷科的堂兄英格纳尔安排的，藉此巴塞塔背叛了他从前的朋友，将他杀死并在其玻璃厂的熔炉内焚化，这也许是巴塞塔不得不向其联盟付出的代价。

委员会将矛头指向拉·巴伯拉兄弟时，巴塞塔家族那些由于同兄弟俩关系密切而遭排斥的成员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一致同意，为免遭族间仇杀还是分散开好。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胜利者是实力相当笃厚的格雷科家族。该家族使得参故的新、老黑手党分子结成联盟，获得了大量军火，并得到了政治与财力的大量储备。

格雷科是西西里岛最有势力的黑手党家族，直到今日，大权仍燥在姓格雷科的人手中。英格纳尔和查希特杜控制着巴勒莫南部查库内和盖迪尼一带区域。

格雷科家族是拉·巴伯拉势力的主要威胁，由于安格洛的逃亡和他兄弟的死，格雷科家族似乎稳操胜算。不过，安格洛可能会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继而发生的事情确实让黑手党一下子四分五裂。1963年2月12日，一辆装有甘油炸药的被窃汽车在查库里爆炸，这辆车就停靠在英格纳尔住宅外面，但英格纳尔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毫毛未损。

4月1日上午，晴空万里，一辆费特牌轿车缓缓驶过巴勒莫一家鱼店。率窗玻璃被弹雨打得粉碎，拉·巴伯拉的一个主要副手被打死。据谣传，已返回西西里的安格洛·拉·巴伯拉受了伤。警方赶到时，在鱼店内缴获了一批武器。

4月26日，曼泽拉回家时，他的保镖惊异地看见一辆崭新的阿拉法特牌轿车停在院子大铁门之内。曼泽拉与司机走出汽车想看个究竟，刚刚打开车门便引爆了一枚大炸弹。曼泽拉只剩下一顶宽沿美式帽子及一只鞋，司机被炸得尸骨无存。黑手党发明了一种新的杀人方法，虽然多少有点儿响声并且花费昂贵，却既可置敌人于死地又能消尸灭迹。

距爆炸地点二十码处的一棵树上，警方发现了一个小包，是曼泽拉的，里面装着大量有关黑手党工作情况及目前战略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委员会对刚刚成立的意大利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极为焦虑不安，以及一次宣布所有黑手党家族间休战的会议的情况。他们最怕的是对黑手党恶迹作进一步宣传，因为那可以增强意大利议会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决心。他们还决定巩固同显赫人物的政治联系与往来。委员会特别握到，有关迪·皮萨及海洛因交易中下落不明的钱款的争论会将所有这些置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境地。

他们说对了。

正是曼泽拉——奇尼塞家族的首领，召集委员会开会判处了萨尔瓦托·拉·巴伯拉的死刑。现在，安格洛已经让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报仇雪恨之后，安格洛同其他人一样逃之夭夭——但他却未能逃脱。1963年5月24日凌晨一点二十分，他从米兰市的情妇吉奥文娜家里出来，偷偷上了自己的欧佩尔牌轿车。路上不远处，停着两辆小车，顶灯亮着。安格洛尚未来得及将车发动，只见那两辆车门同时打开，从中跳出两人，左轮手枪子弹倾注在这个黑手党分子身上，尽管身中六弹，他还是竭尽全力拔出手枪予以还击，起码射伤了一名袭击者。救护车赶到将他送往医院，在那里，他竟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健康。

火并于1963年6月底达到高潮。6月30日，巴勒莫警察总部接到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注意被抛弃在查库里一条小巷中的一辆外观可疑的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该地区就在巴勒莫市郊外，由格雷科控制。几分钟后，第二个电话被记录在案，打电话的匿名者说，“别去触摸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警方才下需任何警告呢——就在一天之前，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在维拉巴塔爆炸。一位正去上班的男人丧生，另一人终生残废。巴勒莫总部派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和一个工兵班前往检查这辆汽车。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发现安装在汽车后座内的引爆装置纯属粗制滥造，有一条导爆线，点着过，但又熄灭了。汽车一只后轮胎瘪了，这可以看作这辆车被遗弃的原因。警察小心翼翼地从前座移动装置，并打开汽车尾盖。

接着，真正的炸弹开了花，七名工兵和警察被炸死，后座装置不过是个圈套而已。

这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停在英格纳尔住宅对面，袭击嫌疑落在正在发迹的巴勒莫市黑手党分子托瑞塔身上，似乎还牵涉到巴塞塔。此事件就是尽人皆知的“查库里大屠杀”，震惊的意大利民众从而加速了对黑手党大规模的制裁行动。

身中八弹的安格洛·拉·巴伯拉从医院被送到监狱。一个假人——身着曼泽拉的质地最上乘的西服，头戴帽子，脚穿一只鞋——这是其主人的唯一遗物——被敛在一副豪华奢侈的棺材内埋葬了。波塔·纳奥瓦家族分崩离析，大部分成员流离国外。查希特杜去了巴西，那儿将是许多在逃黑手党人的栖息地。与此同时，警察在西西里岛剑拔弩张，黑手党几乎偃旗息鼓，停止了活动。“查库里大屠杀”引起了大逮捕，街面上黑手党走卒的踪影越来越乏见了。

据说，当时黑手党中有一人名叫米歇尔·卡瓦塔伊奥，他策划了攻击拉·巴伯拉兄弟的行动。卡瓦塔伊奥的生命已近完结，但终结前仍发生了很多流血事件。

巴塞塔在黑手党的一个密友邦塔特，是个年轻、英俊的西西里人，教名为“法尔康”，他二十来岁就成了圣马瑞拉迪格苏家族的首领，当然是以鲜血为代价夺来的。卡瓦塔伊奥对邦塔特怀恨在心，决定下令谋杀其副手伯纳多·迪阿那。这顶任务交给了屈塞波·西尔查，于是，迪阿那被射倒在地，一命呜呼。

邦塔特大发雷霆——这简直是对他权力的严重蔑视与冒犯。他要相机行事。

1969年，西尔查被流放到维纳托，邦塔特一发现他呆的地方便着手进行报复。他委派了一个四人小组，驾车到达该地区将西尔查监视起来，以便他

们制订出袭击的最佳方案。西尔查见到几辆轿车在周围游移——以前没见过这几辆车——反常，他疑心大起，居然违背黑手党戒规，打电话给警察。警方派来一辆巡逻车截住了这两辆外观可疑的轿车。在车内他们发现了四个人，配备着枪管锯短了的机关枪，半自动枪等武器。其中三人是于1969年又重操旧业的波塔·纳瓦奥家族成员，他们的出现表明了该家族与邦塔特家族之间的关系。对于该家族来说，邦塔特就如同兄长。重整旗鼓后的波塔·纳瓦奥家族的新头目皮波·卡罗也与邦塔特保持了密切关系。

但西尔查毕竟在劫难逃，他终于被人在监狱外边干掉。他的妻子也遭到弹雨狂袭而丧生。这次暗杀受命于邦塔特，听说邦塔特先生从未因采取这种谋杀方式而心安理得过，尤其是对谋杀了西尔查的妻子一事他始终深感内疚云云。

卡瓦塔伊奥也没得到善终。1969年12月10日，若干警察进入其公司公干，卡瓦塔伊奥突然认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并非警察，而是与他作对的黑手党人，卡瓦塔伊奥掏出手枪打死了他。另一名“警察”开了火，接着便是一场激烈的枪战。卡瓦塔伊奥及另外三个被打死，冒牌警察带着他们死掉的同伴逃离现场。死者给扔进停在外面的一辆崭新的阿尔法特牌轿车尾箱，杀人者消失于巴勒莫市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之中，无影无踪，只留下几支杀人凶器——枪。

卡瓦塔伊奥终于为阴谋反对拉·巴伯拉兄弟而送了命。

安格洛·拉·巴伯拉最终却也在一次黑手党屠杀中死于监狱。那是1975年的事了，三个西西里人连捅了他八下，他不想死也不行了。

巴塞塔紧步查希特杜·格雷科的后尘逃往巴西。他走得恰逢其时，警方已对他发出了缉捕令，罪名是谋杀。这个使别人“鹬蚌相争”以取“渔人之利”、被认为参与过若干谋杀案的老狐狸又一次漏了网，逃之夭夭。

第一次火并徐徐谢幕，李吉奥掌了重权。他终止了实际上的紧急状态，又开始搞起了“买卖”。其实，他是在为第二次黑手党战争铺路。他着手指派自己的属下任职区域首领，从而导致了他自己、邦塔特和巴达拉门蒂三人之间的不和与反目。

1979年，李吉奥派人暗杀了著名的法官特拉诺瓦，这是他亲自制造的流血事件，并且是瞒着委员会硬作决定，撇开了那些可能会反对他的人。这种独断孤行的行为，引起大家强烈不满，并最终促发第二次黑手党火并。

意大利黑手党的第二次火并

权力斗争中的彼胜我负，名利场上尔虞我诈，风云变幻，使得黑手党内部敌友难分，昨天还是朋友，说不定明天就成了仇敌。同样，今天还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明天也可能会成为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密友。

70年代末，曾受过邦塔特扶持帮助的波塔·纳奥瓦家族头目皮波·卡罗开始渐渐与恩人疏远。他与邦塔特的对手雷伊纳和米歇尔·格雷科走得很近，卡罗完全被米歇尔·格雷科所控制。在巴勒莫委员会会议上他一言不发，只偶尔点点头就算发了言。他已不再附和邦塔特。

邦塔特大为恼火，为了自卫，他准备干掉正日益威胁到他利益的雷伊纳。邦塔特告诉自己的朋友巴塞塔，有一位中立的委员支持他，但是，那位委员只有在事后才会当众宣布他对邦塔特的支持，他允诺将在委员会里确认邦塔特“有权自己”采取行动。

巴塞塔担心邦塔特会听信这空头允诺而受骗上当。他告诫说实际上是无用的协议，邦塔特实际上是孤立无援的。巴塞塔问他准备怎么去杀雷伊纳，他说准备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动手。巴塞塔怀疑他是否有点神经错乱。

巴塞塔不能与神经错乱的朋友一起去冒险，这老狐狸决定和自己的家人重迁巴西。

临行前，老朋友邦塔特在价值五十万美元的别墅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宴。这所房子有电子门和由自家卫士控制的闭路电视摄像机。晚宴很盛大，上的是最好的西西里酒和地方风味佳肴。客人有因泽里罗，有邦塔特家族中最粗暴也最忠诚的成员康特诺。

1981年1月，巴塞塔持一份假护照，从巴勒莫登上汽车渡轮，然后登陆开车到巴黎，在那里他乘上飞机到了里约热内卢。他的第三任妻子和孩子们从罗马乘了另一架飞机。

聪明机警的巴塞塔又一次及时脱离了险境，到达里约热内卢三个月以后，他从报纸上看到邦塔特被杀的消息。那次真成了一次诀别的宴会，从此阴阳相隔，即成永别。

事情是这样的：

邦塔特被杀前，他的助手皮埃特罗·拉·依阿康诺去看望过自己的老板。邦塔特告诉拉·依阿康诺，他计划当晚到乡间别墅过夜。这天是他的生日。拉·依阿康诺带走这一情报，通知了等在外面车里的米歇尔·格雷科家族的尼塞波·卢切斯。卢切斯又用步话机把消息通知了在更远处路上等待的人。

几分钟后，邦塔特从家中出来，到他的乡间别墅去。保镖格里高里奥开着另一辆汽车为他开路。行至西西里摄政大街十字路口，刚好遇上红灯。格里高里奥加速驰过，却没注意自己的老板被红灯挡住了。邦塔特成了一个很容易击中的目标。

既然羔羊已经待宰，杀手们自然不会客气，他们趁机开火。邦塔特虽然也有武器，但他根本没等摸枪就完了蛋。他的汽车和身体被卡拉什尼科夫机关枪打得千疮百孔。他受了致命三伤，但仍然往前开了几码远，撞到一堵墙上。格里高里奥一路赶到邦塔特的乡间别墅，才发现老板没跟上来（这个粗心大意的失职保镖，不知他当时在想什么）。他忙折回来，开了六公里赶到谋杀现场。他看一眼血迹斑斑的尸体，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只有在警察到来之前赶紧离开这凶地。

邦塔特20岁时就成了西西里最有权势的黑手党首领之一。他死的这天正

好是 43 岁生日，这位“猎鹰”式的人物死在了比他还要凶狠的人手中。更糟糕的是，他是被自己的本家出卖的。拉·依阿康诺的背叛行为和迈克尔·格雷科家族人员的参与，都清楚地说明，这是委员会的旨意。

参加邦塔特葬礼的人寥寥无几。仅有的两位按惯例穿黑纱出席的妇女是迈克尔·格雷科和邦塔特的教父斯帕多拉的妻子。另外一位参加葬礼的人是康特诺。康特诺虽然未受过正统的良好教育，但他是一位朋友尊重、敌人害怕的聪明睿智的黑手党人。他被称为“勇者”，这是对那些专事凶杀的黑手党人的婉称。他的品质，尤其是那鲜明而绝对的忠诚，早就为邦塔特大加赞赏，说他是圣玛丽亚迪格苏家族要员之一。为表彰他的功绩，邦塔特给他以直接与自己打交道的特权，而不必通过另一位首领。康特诺非常清楚，邦塔特在委员会里正被逐渐孤立。他知道，李吉奥谋杀国家官员的决定并没有同邦塔特和因泽里罗商量就擅自作主了。康特诺还与老板的好友巴塞塔这位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黑手党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

参加邦塔特葬礼的寥寥人数更证实了康特诺的怀疑，即他的老板被人出卖了。康特诺觉得圣玛丽亚迪格苏家族的副首领米毛·特莱西还是可信的。迈克尔·格雷科曾告诉特莱西不必害怕，应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接着干。后来，特莱西在西西里摄政大街，就是邦塔特遭伏击的那条街上一家货栈秘密会见因泽里罗。特莱西再次见到迈克尔·格雷科时，那位心狠手辣有“教皇”之称的黑手党首领问他到货栈去干什么。特莱西意识到自己受到科隆家人的监视，便向格雷科承认与因泽里罗见了面。格雷科警告他不要再去找因泽里罗，还告诉他，拉·依阿康诺已经成了圣玛丽亚迪格苏家族的摄政人。

这时，因泽里罗仍然以为自己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他还欠着雷伊纳买海洛因的钱。然而邦塔特遇害以后，他谨慎了起来，自己买了一辆阿尔法特牌 2000 型防弹车。

从 1980 年起，黑手党最喜欢用的暗示武器是卡拉什尼科夫，一种俄国人设计的枪，又名 AK47，射率为每分钟一百发，近距离射击可把人切为两半。

邦塔特遇害刚过几天，警察就不得不处理又一起枪杀案。这次神秘的攻击是以巴勒莫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店为目标。谁干的，为什么？令人费解。康蒂诺店里的陈列橱窗弹痕累累，可似乎啥也没丢失。原来，袭击的目的根本不是抢劫，骑摩托车的人只是想用珠宝陈列窗的防弹玻璃来试验一下他的卡拉什尼科夫枪威力如何。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1981 年 5 月 11 日，因泽里罗驾驶着新买的防弹车去约见情妇。情妇被安顿在他的公司承建的位于布隆内什街的一座公寓内。他刚走进房子，他的司机居·蒙达托便向马路对面的一伙人发出了信号，因泽里罗与情妇小会幽欢之后，从公寓里出来，还没来得及钻进汽车，便在一阵冲锋枪扫射中被打死，片刻之前还在温柔乡中享受浓情蜜意，谁知马上就被枪林弹雨打成马蜂窝，过早地入了英雄家。凶杀用的武器同杀死邦塔特的毫无二致，也是卡拉什尼科夫。人们搜查了因泽里罗的尸体，从他口袋中找到一支装满子弹的 357 型马格纳枪。

事实证明，因为与雷伊纳进行海洛因交易而产生安全感大错特错。对科莱昂家族来说，损失几十万美元而消灭最强的敌人是值得的。在这一事件中，他们甚至没用射穿防弹玻璃就要了因泽里罗的命。那次试验很有必要，只是那家珠宝店倒了大霉。

像对付邦塔特一样，科莱昂家族以争取家族内成员变节的手法干掉了因

泽里罗。现在他们已经消灭了两位反对派首领，并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安插了自己的应声虫。然后他们开始劝那些忠于邦塔特和因泽里罗的人放弃复仇之念。劝降的第一个对象便是米毛·特莱西。他曾不听格雷科的“忠告”，准备到因泽里罗遇害的地点去与他见面，只是因为迟到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秘密地见到康特诺，和他谈起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康特诺说，特莱西已经是“死人”一个，不能再轻举妄动，否则事情会更加糟糕。

在巴西，巴塞塔知道他可能也上了科莱昂家族的谋杀名单，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他和自己的朋友、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萨拉莫纳都知道邦塔特要杀雷伊纳的计划。萨拉莫纳与格雷科会晤后来到了巴西，他告诉巴塞塔，刺杀雷伊纳的计划已经暴露，虽然不清楚格雷科是否知道巴塞塔和他了解此事。尽管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亲自参与这场凶杀，仅了解内情就可能使他们遭到杀害。他们听说科隆家族正准备枪杀那些效忠因泽里罗和邦塔特派的人，更加忧心忡忡，忐忑不安。

米毛·特莱西和康特诺接到拉·依阿康诺的邀请，去参加一次“和平”会议。康特诺感到可疑，并立即觉察这是一个圈套。他决定不去参加这场鸿门宴，并劝特莱西也不要去。可惜特莱西没听他的，结果是一去不回。这是一次大血洗的序曲，许多被认作是因泽里罗和邦塔特的支持者，或当作科莱昂家族敌人的人都死于非命。指挥这次大血洗的人就是杀人狂皮诺·格雷科。

因泽里罗的儿子居塞波首当其冲。尽管居塞波只有十七岁，也被皮诺·格雷科看作危险人物。他听这少年吹嘘过，“我要亲手杀死雷伊纳这条狗！”对这样公开的吹嘘，皮诺无法容忍也不能放过，他亲自监管了对居塞波·因泽里罗的凶杀，在行凶前先折磨他，最可怖的是，皮诺砍下了那少年的手膏，嘲笑道：“用这只手，你再甭想杀死雷伊纳了。”

这族间血仇从巴勒莫一直蔓延到纽约。有人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死去的因泽里罗的兄弟皮埃特罗，他嘴里塞着美元，生殖器已被割掉。这些黑手党的标记暗示着他可能与别的黑手党人的妻子鬼混过（这是死罪，比中国的“朋友妻，不可戏”的处世原则还要严厉得多），而且在讨价还价中过于贪婪。

接下来，皮诺·格雷科开始搜寻康特诺。康特诺藏了起来，既躲避警察又躲避科莱昂家族的人。但皮诺的情报员给他报信，说康特诺将去看望他的父母。他立即动手布置埋伏。

1981年6月25日晚上7点30分，康特诺从乔亚库里父母的公寓里出来，开动了岳母的菲亚特127型汽车。车上还有执意要和他同车的堂兄法格列塔。妻子和儿子在他前面乘另一辆汽车走了。他们驾车离开乔亚库里，接近通往加法的立交桥。行车间，康特诺看到一个名叫安吉洛的熟人也开着一辆菲亚特127型汽车。康特诺招手让他先行。安吉洛挥手致意，超过他们以后就减了速，康特诺十分不解。他行驶到立交桥的最高点上，和路边公寓楼最高一层都齐平了。在右前方，康特诺注意到另外一张熟悉的面孔躲在桥边一幢楼房最高层的窗户后面，这个人名叫文森佐·布法。

康特诺吃了一惊。几秒钟后当他看到一辆大马力摩托车向自己冲来时，吃惊变成了恐惧。骑手是杀害邦塔特的凶手之一——居塞波·卢切斯。另外一位坐在后座上，正是以冷血嗜杀著名的皮诺·格雷科！

摩托车在康特诺的汽车前慢下来，皮诺举起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瞄准，开火，一梭子子弹射向康特诺。康特诺飞扑过去保护法格列塔，

他们竟神奇地躲过了冰雹般的子弹。法格列塔被打中脸颊，康特诺毫发未损。

摩托车沿着公路疾驶而去。皮诺要重填弹匣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一会儿，康特诺从汽车后视镜里看到摩托车又高速折回来。他反应极快，停下车，把法格列塔推到车外。自己蹲伏在汽车前灯下面，手握装有五颗子弹的左轮枪。皮诺用卡拉什尼科夫又扫射过来，康特诺仔细瞄准这个刚才险些要了他性命的凶手。他自信自己打中了皮诺的胸部，因为他的自动枪子弹飞了，人向后倒去。跟在摩托车后面的是一辆高尔夫车，装着射击队的后备人员。康特诺寡不敌众，顶不住了，决定一撤了事。他拉着堂兄从枪林弹雨中窜了出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康特诺的堂兄告诉他，说在海滩上遇见了皮诺·格雷科，他只穿着游泳裤，身体上没有任何弹痕——原来这冷血动物虽然对别人的生命轻贱有若蚂蚁，对自己的性命却很有些敝帚自珍，不舍得浪费——那一天袭击康特诺时，他穿了性能极佳的避弹衣。康特诺逃了出来，只是被玻璃碎片割伤了点皮。另外一颗子弹削掉一撮头发令他出了一身冷汗，真是悬而又悬的死里逃生。他当即逃往罗马，本想找皮波·卡罗，但想起主子邦塔特遇害前曾怀疑卡罗的友情，而且凶杀以前，卡罗去邦塔特家中的次数明显减少，便打消了找他的念头。

康特诺决定深居简出，尽可能不让人知道自己的下落。到罗马后不久，他便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妻子的叔叔被人杀害，一同遇难的还有一位和他在一起的不幸的砌砖工。康特诺大为震惊，这位砌砖工并不是邦塔特派的成员，而是一位同他的黑手党活动毫无牵连的远房亲戚。康特诺意识到这无意义的凶杀目的只有一个，即把他从藏身之地引出来，群起而攻之。后来他的朋友和亲戚又接二连三地惨遭杀害，康特诺仍然隐忍不出，直到被警方逮捕。

逮捕或许救了康特诺一条命，他成为黑手党大战中少数幸存者之一。

可是当他写下忏悔录，开始供述的时候，却发现家人已全遭杀害。

当时，黑手党中“泥鳅”式的人物巴塞塔正龟缩在妻子克里斯蒂娜在里约热内卢买下的公寓里。

1981年秋天，巴塞塔收到意大利传来的一些不祥的消息。他第一任妻子迈齐奥拉的哥哥卡瓦洛在都灵被杀害了。巴塞塔最害怕的似乎已变成了现实，自己卷入了黑手党的权力之争。这消息几乎使他绝望，便给皮波·卡罗挂了电话，而对方却说关于这次凶杀，他知道的也很有限。他想进一步安慰巴塞塔，说这仅仅是都灵一地的事，与巴勒莫事件没关系。卡罗邀请巴塞塔回巴勒莫，巴塞塔说没有路费，他又主动提出为他支付机票，说他会把钱交给当时正在巴勒莫的萨拉莫纳。

不清楚卡罗是否给过萨拉莫纳钱，反正萨拉莫纳返回巴西与巴塞塔大吵了一架，他指责巴塞塔把他们在巴西交往的事告诉卡罗，结果使他面临生命危险。巴塞塔说萨拉莫纳是胡言乱语（看来，这对朋友的交情似乎并不怎么真诚）。争吵使这对朋友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萨拉莫纳的经历使巴塞塔提高了警惕——不能轻信卡罗。

邀请巴塞塔回巴勒莫可能是一个圈套。虽然巴塞塔有足够的势力在西西里拉起一小股效忠者，但是在邦塔特和因泽里罗被害以后，他已暴露于危险之中。如果说萨拉莫纳担心生命危险是因为自己曾接近巴塞塔，这只能说明巴塞塔其人已被看作对科莱昂家族的主要威胁。

巴塞塔不想回西西里，可是边远地区也不平静。一位老朋友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往日西西里的生活使巴塞塔开始重温旧梦。这位朋友便是：巴达拉门蒂。

这次来访并非完全出人意料，萨拉莫纳早就告诉巴塞塔，说巴达拉门蒂可能会来找他。这样做显然对两人都极其危险。巴达拉门蒂早已被赶出了委员会，并且奇尼塞家族首领的职务也遭解除，他成了科莱昂家族的公开敌人。有一条关于他性命的公开契约，即任何见到他的人都有义务让他从这个世上永远消失。对这义务和警告，巴塞塔竟然非常罕见地不予理睬。巴达拉门蒂是朋友，他也好奇地了解一些急干知道的情况。他建议巴达拉门蒂住到贝莱姆摄政旅馆，那里离他的居所近，很方便。巴塞塔开着车出去迎接他。

巴达拉门蒂仍然是一位气度不凡的人物。他给巴塞塔带来简单的消息：“我来这儿是要劝你回西西里。只有你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指挥一场反攻，拉起反抗科莱昂家族的起义。”

但巴塞塔无动于衷，在他看来，巴勒莫的局势已无法挽回，他又何必去趟这浑水，自找没趣？他反过来劝巴达拉门蒂，说从事伐木业日子过得也不错。他要巴达拉门蒂相信，如果巴达拉门蒂留在此地，也会一样生活得平平安安。巴达拉门蒂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可能说服巴塞塔，也就没再勉强。

他们把话题转向最近在巴勒莫发生的事。巴达拉门蒂指责了萨拉莫纳，说他在邦塔特和因泽里罗被杀后不仅没有保证朋友安全，反而把事情弄砸了。他还说，萨拉莫纳只是假装帮助他们，而实际上出卖了他们，“好好的一番事业，毁在一个小人手里。”巴达拉门蒂又说，邦塔特遇害后他找过因泽里罗，提出自己要为反攻科莱昂家族出力，可是因泽里罗拒绝了他。这是事实，因泽里罗那时正抱着侥幸心理，以为科莱昂家族不会对他下毒手呢，哪知自己很快就丧了命。

巴达拉门蒂因为李吉奥策划排斥他，仍然怀恨在心。和巴塞塔谈话时，他提到好几件被李吉奥激怒和羞辱的事。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次李吉奥在巴达拉门蒂领地内组织赎金支付。委员会早就规定，不能再在西西里从事绑架。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因为当地人对绑架十分反感，再干下去会破坏黑手党的形象（？）。这样还会招来警察太多的注意。可是李吉奥在意大利别的地方，特别是北部地区进行绑架，并安排在接近奇尼塞的巴达拉门蒂地界内交接赎金。这使大批警察集中到这一地区。李吉奥不仅破坏了委员会不许绑架的规定，而且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就是未经许可而在其他首领的地域内从事活动。对于这种蓄意的侵犯，巴达拉门蒂怒火万丈。

此类事还有许多。每次在委员会碰面，李吉奥总要奚落巴达拉门蒂，以显示自己受的教育多；而且在巴达拉门蒂发言时，取笑他的语法错误。

巴达拉门蒂证实，科莱昂家族的“清洗”活动还远未停止。遇害的有他的堂兄安东尼奥·巴达拉门蒂，巴达拉门蒂被赶下台后，是他接任了奇尼塞家族的首领职务。而邦塔特和因泽里罗的另一位朋友，西西里东部卡塔尼亚家族的首领费利图也被不共戴天的仇敌桑塔帕拉残害。桑塔帕拉是科莱昂家族的坚定的同盟。

是的，1982年6月16日，宪兵队一个武装押解组用汽车把被捕的费利图从恩纳监狱转移到特拉帕尼一所监狱去，他们可不是科莱昂家族职业杀手的对手。费利图及其押解人在精心策划的埋伏中全军覆没，成了卡拉什尼科夫枪下的最新牺牲品。

巴达拉门蒂的话一点也没错，科莱昂家族的“清洗”活动还远未结束。巴塞塔虽不想牵入，却也躲避不了。

1982年9月11日，巴塞塔要了巴勒莫的长途电话，找儿子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因为拥有皮波·卡洛给的绑架赎金而服刑，刚刚刑满出狱。他和哥哥贝内德托刚在巴勒莫开了一家馅饼店，与姐夫杰诺瓦共同经营。

巴勒莫这边接电话的是安东尼奥的妻子约兰达。她哭着说已经三天没看见安东尼奥了。一直同他在一起的哥哥贝内德托也失踪。人人都知道在西西里岛“失踪”意味着什么，都把这叫做“白色死亡”，极少能找到失踪者的尸体。这对亲友们是残酷的折磨，他们时常害怕受害人死去，又强烈地希望受害人有朝一日能够归来。

巴塞塔让约兰达去找警察，看看他的儿子们是否被抓了起来。第三天他再打电话时，约兰达说警方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再也没见到贝内德托和安东尼奥。

1982年11月，下一个凶杀目标轮到巴达拉门蒂家族，受害人是巴达拉门蒂的侄子，凶手打穿了他的脑袋。

1982年腥风血雨的圣诞节假日里，巴达拉门蒂开始反击，圣诞节这天打响了对科莱昂家族的反攻，目标：谋杀精神变态者、杀人狂皮诺·格雷科。巴达拉门蒂和罗曼诺打了一次埋伏，但皮诺逃跑了，并以极快的速度给以反击。24小时后，一些顾客走进巴勒莫的“纽约馅饼店”，该店仍由巴塞塔的女婿杰诺瓦经营。这些顾客没买馅饼，却开枪打死了杰诺瓦和他的两名雇员，三名被害人都是巴塞塔的亲戚。

三天后，12月29日，巴塞塔的弟弟和侄子——一个从未沾过黑手党边的可爱的小伙子——同时在自己的玻璃厂遇害。

1983年2月，凶杀过后，巴达拉门蒂重返巴西，还希望说服巴塞塔参与行动。他说，不愿斗争显然对巴塞塔不利，科莱昂家族以残酷手段继续夺走无辜的生命，但他不该告诉巴塞塔，他在杰诺瓦遇害前一天曾想干掉皮诺·格雷科。巴塞塔立刻知道是巴达拉门蒂设下了那次埋伏。他大发雷霆，巴达拉门蒂欲使他参与行动，已使他处境危险。

巴达拉门蒂可能是故意把巴塞塔扯进这场火并，好迫使他回巴勒莫与科莱昂家族斗争。巴塞塔儿子的失踪可能也是他亲自布的局。在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的国中之国里，什么事都会发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来支持这种推测，但不管怎么说，巴达拉门蒂已把巴塞塔拉进了黑手党内战的中心，而且使巴塞塔危难重重。

不到四个月，巴塞塔便有七位最亲近的亲戚遇害，他被压垮了，惶惶不安。

他也试图阻止这种残忍，强撑着从巴西赶回巴勒莫，想劝说对手结束战争，但很快意识到这一切无济于事。因为“谈判”过程中，巴塞塔的亲戚还在一个个倒下去，一个个成为冤魂怨鬼，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从此不存在了。巴塞塔魂飞魄散，只好光棍一人逃窜回巴西，从此一股冲心急火窝在胸中，他只想死。

1983年10月25日，巴塞塔在巴西被捕。

黑手党火并的牵连无辜已使他寒心，使他生出一股毁灭的愿望，于是他和警察合作了。

黑手党大头目招供，这是百年未有的奇迹。这奇迹给予黑手党一次绝对重大的打击。这将在下一章中有所涉及。

黑手党的内讧会不会使其灭亡呢？

从黑手党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种竞争是推动这个犯罪组织发展的某种共同规律。难怪美国《时代》周刊指出：“黑手党把凶杀看作是做生意的一种手段。”报界还就匪徒内讧问题发表了一次很有趣也很有价值的意见：

“如果认为，黑手党人由于互相残杀终究会把自己杀光，从而使美国社会摆脱这种最丑恶的现象，那么任何这种猜想都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大规模的斗争是危机大发展的征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惊人的规模在恶性发展。黑手党正在波及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新领域，它正在向美国的新地区蔓延，它正在采用新的、更加现代化的方法。”

黑手党的内讧和斗争似乎就是他们得以发展的自然选择，被淘汰的是弱者，保留下来的是优良品种，会发育得更好，生长得更快，根系更深，枝叶更茂，茎干更粗壮。

何以消灭黑手党？全世界的正义力量必须联合。

事实上，自从有黑手党的罪恶产生，正义就从未停止过与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惜，正义似乎很少占上风。

博尔斯、居利阿诺、特拉诺瓦、达拉·基耶萨将军……这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一一躺倒在血泊中。

第八章正义之剑——世界反黑手党行动

时至今日，黑手党像世上最凶猛的瘟疫一般，遍布欧美国家的各个领域。在美国，黑手党操纵工会，勾结警察，打家劫舍，杀人如麻，仅靠贩卖军火、走私毒品、职业杀人积累起来的钱财，堆积起来比一百多层的帝国大厦还高。它的活动猖獗，然而，直至今天，这只崛起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黑手猛兽仍像幽灵一般。没有人能确切掌握和了解它的组织和活动规律。黑手党的那只黑手伸向了各个角落。而黑手党的首领们也不像以前的土匪那样流浪江湖，占山为王。他们有显赫的身份，白天是社会的促进者，为公众谋福造利，而晚上却阴谋定计，贩毒、暗杀，直至杀人越货、洗劫商店、炸毁飞机、击沉轮船、奸污妇女，给社会留下阴森恐怖的黑手印记。

在黑手党的历史中，它曾是“和平”和“公允”的使者，深得它的发源地——西西里岛的众多赞誉。意大利本世纪黑手党最著名的领袖唐·维齐尼的葬礼比任何一位意大利亲王都要隆重，他的铭文以这样饱含深情的言词结尾：“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见最初他们在民间人们心中的地位。

自从黑手党由游兵散卒结成严密的组织以后，他们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他们成为地中海上的国中之国，政府、教皇在这里分文不值。1921年法西斯上台后，也是整个法西斯潮水在意大利半岛上汹涌时，西西里却没有半点波浪。1924年5月，法西斯头子、意大利的大独裁者墨索里尼来到了西西里岛，却被巴勒莫市的黑手党人市长皮尔纳·德伊格雷奇·库恰戏弄一番落荒而逃，主要原因是黑手党人认为墨索里尼也是昙花一现，是个过客罢了。

但那次黑手党人却估计错了，他们碰上了比他们更凶残的混世魔王，墨索里尼回到罗马，立即发誓要除掉所有的黑手党。后来证明，黑手党并非天兵天将，也是凡夫俗子。一年之间，名扬四海的黑手党土崩瓦解，他们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法西斯政权垮台。

而在当今的和平世界之中，各国警察对于黑手党想尽办法。从刑事犯罪到隐藏极深的黑手党要人，都成为他们追寻的目标。世界反黑手党行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1985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飞到纽约，为纽约警察局一举逮捕“五大家族”的“老板”和四名高级助手而欣喜若狂。他在连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除掉了这批最高级的有组织犯罪分子。美国势力最大的黑手党犯罪集团也被置于铁窗之后。”那天，面对数百只照相机的闪闪灯光，韦伯斯特激动得满脸通红，两只山鹰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

但是，美国舆论界对联邦调查局宣布的这一“空前胜利”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因为黑手党头目的“捉”与“放”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对于这次审判，人们只不过是比往常稍稍多瞟了几眼。

从第一批西西里移民在美国行凶作恶开始，黑手党已在这片土地上猖獗百年，形成了24个“家族”分布在美国各地，其中纽约的“五大家族”势力最大。在全美黑手党共有七百多个分支，“五大家族”就占了一半以上，其中甘贝诺家族兵强马壮，实力最强。

这些西西里人的后裔，本世纪初就在纽约打天下。从一开始，他们就毫不顾及什么同乡故里的“情谊”，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总是把机关枪和手榴弹做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近百年以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血染纽约，倒

也常常杀得人仰马翻，两败俱伤。为了避免警方从中渔翁得利，“五大家族”的教父终于在1931年坐在一起，组成了黑手党委员会。“五大家族”各派首领参加，成为纽约黑手党的最高权力组织。

几十年以来，纽约黑手党在这个委员会的操纵下如虎添翼，敲诈、勒索、杀人、放火、放高利贷、走私贩毒、开赌场、设妓院，无所不为，直至发展成为不可一世的“黑手党帝国”，美国人提到纽约，都知道那是一个两分天下，白天是联邦政府任命的人当市长，而晚上则是黑手党“五大家族”轮流作庄“主持市政”。

1983年，美国司法部第三号人物朱利安尼调任纽约南区检察官，他雄心勃勃地从华盛顿来到纽约，发誓要使这批黑手党恶棍全部锒铛入狱。美国司法制度的原则是，宁可放过坏人，不可冤枉好人。所以对司法手段和程序要求极严，不得轻易对公民进行跟踪、窃听、讯问，搜查，否则就被视为知法犯法。可是朱利安尼后台硬得很，他来自华盛顿，美国司法部长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都是他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所以，朱利安尼一上来就把一切现代化的“非法手段”都对黑手党用上了：收买、打入、跟踪、窃听、录音录像，无所不包。

其实，“五大家族”在纽约的犯罪很有些明目张胆的气势。几十年来，他们使警方屡屡败北的经验激励他们从事任何冒险。所以朱利安尼的调查很快收到了显著成效。六个月后，纽约“五大家族”的首领被控参加监督全国性黑手党地下活动的“委员会”而同时被捕，同时对他们组织的4190多起犯罪活动提出了指控，并以此为线索，对黑手党全国24个家族中的16个进行了不同罪行的控告。

“对一个无法无天的无形帝国的斗争从未取得过今天这样的胜利。”消息传到华盛顿，年过古稀的里根总统兴高采烈，以他那赛过年轻人的洪亮声音断言：“我们终于使这帮为非作歹之徒无法逃脱了，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美好局面……我们决意要粉碎他们的组织，耗尽他们的利润，并让他们的成员尝尝铁窗滋味。”

美国政府实在想这是一次永久的胜利，至少也能杀一儆百，所以，开庭审判前，韦伯斯特部长亲自飞往纽约。但是，出乎意料，这场“世纪审判”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却是无人敢当陪审员。

在美国，审判一般都采取陪审员制度，从市民中选出12名陪审员，审议审判中原告、被告双方的意见，作出最终判决。担任陪审员是市民的义务，一般从有名望的人中推选出若干名候选者，经法官认定后，成为陪审员。

纽约曼哈顿区的联邦地方法院的大楼里，法官在逐个和候补陪审员谈话。

“你对黑手党知道什么？”

“只是从报纸、电视、电影或书上知道一星半点儿。”平常无人不知的黑手党在候选人这儿却变成了“稀世珍宝”似的。

法官知道他们心怀恐惧，但还是问下去：

“你愿意作本案的陪审员吗？”

“不！”

“为什么，担任陪审员是公民的义务，您知道！”

“太可怕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想和黑手党纠缠在一起！”回答斩钉截铁。

没办法，这个审判破例不公布陪审员的姓名，理由是“为了避免威胁、收买或给陪审员带来其他危险”。黑手党被告及其律师立即提出抗议，认为此事是为了事先对陪审员施加有利于公诉人的影响，即“被告是可怕的恶魔”一类印象，争执再三，法院决定把陪审员的姓名用号码代替。然而，这些措施并没能消除有的陪审员候选人的恐惧心理。其中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非要我担任陪审员，我明天就搬家去别的州。”折腾了足足两个月，才把符合条件的12名纽约市民凑齐。

1986年11月19日的纽约，已是初冬天气。这天阴云浓重，寒风中夹杂着雨和雪，使人感到寒冷。市容也有几分萧条。但在靠近唐人街那座联邦地方法院大厦的审判室里，却挤满了旁听者和成群的记者。在紧张的气氛之中，他们屏息等待对黑手党“世纪性大审”的结果。

中午12点10分，法警打开审判室深褐色的厚重大门，旁听席上微微一阵交头接耳的骚动，由七女五男组成的陪审团成员鱼贯而入。

为首的陪审团主席是位中年女黑人。她身着深蓝色的裙子，浅红上装，领着全体同僚在木制的陪审席上坐定，庄重地注视着检察官席和被告席：三名年轻的检察官显得有些紧张，倒是九名被告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饱经世故的脸上找不出一丝感情的流露。在过去的十周的审判中，他们一直就是这种表情。

这次审判的重要证人是西西里黑手党大人物巴塞塔。黑手党内部火并杀死了他的所有亲人，悲愤无奈之际他向意大利当局投降，不顾黑手党的规矩，将所知的黑手党内幕全部吐露无遗。1985年年底，他作为“五大家族”案的重要证人，被引渡到美国。由于他的供述，黑手党的秘密贩毒途径遭受到严重打击，意大利当局因此而逮捕了360多名黑手党罪犯。现在，美国当局指控他们有贩毒重罪。这样，“五大家族”的罪行增加到15项。如果法庭全部认定，每人至少要判百年以上徒刑。

满头白发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欧文，看着陪审团主席问道：“陪审团是否已经达成裁决？”

在前一周礼拜五，陪审团开始进行商议之前，欧文法官曾对他们解释；只证明某一个人是属于黑手党成员的“单纯事实”不足以将其定罪；要将一名被告定罪，必须证明他在黑手党“委员会”中的存在，同时要证明被告“通过黑手党委员会”从事过两件以上的诈骗案件。

身材纤瘦的中年女黑人站起身来，回答道：“我们已达成裁决！”她的编号是126号，其他陪审团员也以号码来代表。审判过程中，一直使用号码而不用姓名。

12点17分，这位陪审团主席说了第二句话：“有罪！”

接下来，她花了28分钟的时间，来宣告陪审团的全部裁决。检察官在包括22款罪名的起诉书中，指控这些“教父”们用欺诈、谋杀、放高利贷、抽取劳工佣金，以及在纽约市建筑业之中和混凝土业之中进行勒索等方式，主持黑手党“委员会”的业务。陪审团对这些指控全部认定有罪。

当法庭书记从第一名被告“安东尼·萨勒诺”的名字念起时，那位黑人女陪审员声音朗朗地裁决“有罪”。她前后共说了151次“有罪”。

所有裁决宣告完毕之后，欧文法官向全体陪审团员点头致敬，并说：“在这个案子之中，你们才是真正的司法部长。”然后，这十二位不知名的陪审团员静静地离开审讯室，由数十名联邦执法人员陪同，穿过法院地下道，登上

保护严密的旅行车，驶往事先选好的秘密地点，各自解散回家，完成了他们作为法治社会一分子应尽的职责。

审讯室内，三名联邦检察官麦可·柴图夫，约翰·萨瓦瑞斯和吉尔·齐多斯紧紧握手，互相祝贺这一伟大胜利。被告的律师们则声称将对这次判决提出上诉。其中一名律师向欧文法官求情，感恩节和圣诞节接踵而至，他的当事人希望能获准保释，和家人团聚。柴图夫检察官立即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都是重刑事犯，如获保释，有弃保潜逃的危险，并对他人造成威胁。这些人在街头一分钟，就将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

“我完全同意柴图夫检察官的判断。此案将于明年1月6日宣判，宣判之前，全部被告不得保释。”欧文法官斩钉截铁地裁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被告席上亮相的各大家族的“教父”吧。安东尼·萨勒诺——吉诺维斯“家族”头目。

安东尼·柯拉洛——洛其斯“家族”老板。

卡明·波希科——科伦坡“家族”老板。

萨瓦多·山多罗——洛其斯“家族”第二号头目。

罗夫·史科波——科伦坡“家族”重要成员。

金纳罗·兰吉拉——科伦坡“家族”第二号头目。

克利斯多夫·富纳力——洛其斯家族的军师。

安东尼·殷德力卡多——波纳诺“家族”重要成员。约翰·盖蒂——甘贝诺“家族”头号人物。

罪名：以威胁、暴力和谋杀手段，管理黑手党“委员会”事务。

刑期：多数被告面临的最高刑期将超过一百年。

面对这样的局势，联邦法官欧文无限感慨，三位年轻的检察官喜形于色：法律对于黑手党终于起作用了。

57年以前，纽约甘贝诺、吉诺维斯、洛其斯、波纳诺和科伦坡五大黑手党“家族”的教父们，在纽约市东鲁克林区的一家饭店组成委员会。从那以后，虽然个别成员时有落网，但从整体上它从未受到任何方面的挑战。想不到，今天这个庞然大物的重要成员，竟被纽约一名黑人家庭妇女代表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这一石破天惊之举第一次使“委员会”感到恐慌和震动，从来认为官方不敢对黑手党“动真格的”的老百姓也揉一揉半信半疑的眼睛，开始刮目相看了。

美国司法界也对这次审判给予极大的关注：此番“世纪性大审”乃是美国司法当局援用1970年“联邦反欺诈及贿赂组织法案”对黑手党头子组成的“委员会”开的第一刀，效果如何自然非常引人注目。

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突破，头功归有“司法硬汉”之称的鲁道夫·朱利安尼。这位从前坐在美国司法部第三把交椅上的人物来到纽约后，就开始搜集“委员会”犯罪的铁证。

朱利安尼精心挑选一批训练有素的检察官，展开查证工作。他们首先从纽约的混凝土业下手。这个行业在纽约的建筑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向受到五大家族“委员会”的照顾。如纽约哪家酒店的建筑投资超过200万美元，其中必有黑手党染指，巧取豪夺名为“顾问费”实为“保护费”的大笔金钱。朱利安尼搜集到萨勒诺、柯拉洛、波希科、山多罗、兰吉拉、史科波、富纳力等七人，以“委员会”的名义开设俱乐部，操纵混凝土业建筑合同，而从每一合同中抽取2%佣金的证据，成为起诉的基本依据。柯拉洛和山多罗还

被控在斯坦顿岛经营高利贷，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剥夺。而“委员会”利用暴力胁迫牟取暴力的证据，也查获多起。总共罪名达 22 款之多。

真正被控告执行“委员会”下达的谋杀令的，倒只有波纳诺“家族”的安东尼·殷德力卡多。陪审团发现他参与 1979 年波纳诺家族头目卡明·嘉兰德的遇刺事件。

那是一次“家族”内部的篡权阴谋，担任副首领多年的殷德力卡多图谋登上“家族”的最高宝座，伺机很久。他终于策划了一次谋杀。1979 年 10 月，卡明·嘉兰德和两名亲信在布鲁克林一家餐馆吃饭时被击杀于座。事后，联邦调查人员发现，谋杀者作案时用的车子属于殷德力卡多所有。另外的证据是一盘录像带，显示被告在凶杀案发生一个小时后，在黑手党另一总部与“家族”内其他首脑和甘比诺家族的老板密谋，殷德力卡多在会上当场自命为波纳诺“家族”的第一首领。

事实上，录像带和录音带是朱利安尼用来对付黑手党犯罪的有力武器。执法人员经过内线渗透，在被告的车中和他们出入的俱乐部中，装置了电子监视系统，录下了他们的许多密谈内容。检察官在审讯里出示 150 多盘秘密录音带，加上数百张照片及图表说明，可谓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这些材料证明由五大家族组成的委员会的委员们用胁迫、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来监控全美各地的黑手党“业务”，并且根据需要去制造并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在一节录音中，萨勒诺杀气腾腾地说：“告诉那些该死的东西，我们是来自纽约的委员会，让他清楚，他现在是与谁打交道！”另一盘录音带中，柯拉洛在训斥一批毒贩子：“再也不能逃脱了，你们必须被干掉！”在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出庭作证时都装聋作哑，但这些录音、录像带是最有力的“证词”。柯拉洛与山多罗被指控进行高利贷的罪项，经陪审团裁定有罪，主要的依据也是他们被秘密录下来的谈话内容。

唯一没出现在录音带或录像带中的被告是科伦坡“家族”的波希科。但是检察官们指出，波希科因谋杀罪已被捕多年，他是从牢房中通过亲信来统治其“家族”的。

检察官在寻找有利于控方的证人方面，也大大地露了一手——找到了 85 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其中包括波希科的外甥克莱多夫。这是前所未有的。

一名建筑商作证指出，黑手党“委员会”总是操纵建筑行业工会，挑唆工人罢工或无理取闹，而且总是赶在完成工期的最后关头。为了维持与工人的和睦及信守合同，建筑商必须没完没了地交钱给黑手党恳求他们“开恩”，让建筑工会绿灯放行。另一位证人出据的谈话记录表明：纽约市凡是总价在 200 万美元以上的建筑工程，黑手党都要分一杯羹；同时，工程投标常常被做手脚，以保证黑手党经营的公司中标。另一位来自克利弗兰的前黑手党头目安吉拉·罗纳多则陈述了他在 20 年代所从事的报复性凶杀行动以及他在 40 年前秘密加入纽约黑手党的情况。

九名被告中，最受人瞩目的自然是五大“家族”的大老板。除了甘贝诺“家族”的头目约翰·盖帝的罪行还没有最后裁定外，其余八名被告均被判有罪，75 岁的吉诺维斯“家族”头目萨勒诺，面临 306 年刑期。洛基斯“家族”头目，绰号“东尼鸭子”的柯拉洛，因放高利贷被定罪，多加 20 年徒刑，面前的刑期足足有 326 年。科伦坡“家族”头目、绰号“狗小子”的波希科也面临 306 年徒刑，在 11 月 17 日的审判中，又因欺诈、勒索和贿赂等罪，被加刑 39 年。

将八名黑手党被告面临的刑期加在一起，总共达 2222 年。事实上，应该不止此数，本案的被告本来还包括波讷诺“家族”的头子菲利普斯·拉斯特利，甘贝诺“家族”前头子保罗·卡斯特拉诺和副头目安利罗·迪拉科斯。结果拉斯特利在此前两周病死，卡斯特拉诺和迪拉科斯两人则在 1985 年 12 月 16 日在曼哈顿一家牛排馆前被枪杀，均不能列案。

1986 年 12 月 19 日八名黑手党被告被定罪之后，为此贸尽心血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发表了声明：“此项判决一举瓦解了黑手党统治委员会，今后打击黑手党犯罪的行动将继续下去。”

美国联邦调查官员威廉·杜南也对报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世界性大审的结果，对黑手党确有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造成五大家族的权力真空，使执法人员的渗透活动更容易奏效。”

1987 年 1 月 6 日，“世纪性大审”终于有了最后结果，八名黑手党被告以 2222 年破纪录的漫长刑期被打入铁窗。顿时，纽约在欢呼，华盛顿在欢呼，全美国都在欢呼。

欢呼过后，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到了“五大家族”之首，甘贝诺家族的头号人物约翰·盖蒂身上。

46 岁的盖蒂本是甘贝诺家族的小头目，但此人生性狡诈，心黑手毒，是黑帮之中有名的亡命之徒。他不甘久居人下，拼命向“家族”的权力顶峰爬。但当他当上甘贝诺“家族”管家后，形势也就不再乐观了：在黑手党家族内，超群绝伦的能力并不就是升迁的首要条件，血缘决定“小爬虫”能否最后登上“家族”的宝座。盖蒂虽也是意大利后裔，但与甘贝诺家族重要成员却无任何血缘关系。难道当一辈子唯命是从的管家吗？盖蒂可不是那样的窝囊废！在征服了家族内大多数喽罗之后，盖蒂决定枪口见红了。

1985 年 12 月的一个寒夜，甘贝诺家族的总头子卡斯特拉诺在一家餐厅酒足饭饱后，与保镖欣然走到停放在门外的超豪华“林肯——大陆”牌防弹轿车前。还没扯开车门，一梭子机关枪子弹就把这位“大老板”穿得满身窟窿。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这次谋杀与盖蒂有关，但他却一步就登上了帮主宝座。从此，就有这样一种说法：“纽约市白天的市长是郭德华，但晚间是盖蒂。”

盖蒂表面上是笑面虎，背地里却被同伙称为“冷面动物”，又被咒骂为“恶棍之中的恶棍”。他的罪行，桩桩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他 12 岁的小儿子骑自行车被邻居的汽车擦一下，受了一点皮肉之伤。可三个月后，那位邻居却失踪了。一天，纽约警察在落潮后的河滩上发现一辆汽车，走近一看里面用满满的混凝土“塑”了一个人，经辨认，死者正是盖蒂的邻居。

盖蒂这次在朱利安尼组织的行动中落网后，立即花钱聘请了庞大的律师辩护团，首席律师的报酬在 50 万美元以上；他不愿在牢房中度过下半辈子生涯。这群律师也果然身手不凡，在长达三个月的审讯中滔滔不绝，舌翻莲花，最后居然使得录音带中的记录成了孤证，几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证人与前面的证词自相矛盾。将近两万页的证词转眼间成了废纸。于是当另外八名黑手党被告被判千年徒刑时，这位身着华贵西装、手上戴满钻戒的“大鱼”却开怀大笑起来，他被宣布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使朱利安尼极其生气。

不论如何，这次审判使美国黑手党损失严重，也鼓舞了人们反对黑手党的斗志。

黑手党自从它开始以组织活动开始它的罪恶勾当时，也像其它帮会那样

有铁的纪律和行为规则。因而在世界反黑手党运动之中，绝大部分警方抓获的只是那些执行他们主子命令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他们早就抱有以死相碰的信念。他们明白，完成这次任务后，或许自己也会被干掉杀人灭口，但已加入这个组织，即使自己逃到海角天涯也难逃出他们的黑手。

现在我们看看他们早期的规章制度。

(1) 必须不惜流血地相互帮助，共同报复敢于冒犯者。

(2) 必须想方设法营救落入司法部门手中的战友。

(3) 每个成员都有权参与分配，依头领慎重考虑分配共同进行的敲诈、抢劫、偷盗及其它活动所得的财物。

(4) 必须保守机密，违者处以死刑，由有关黑手党司法机构判决。

这些只是黑手党人早期时规定的本组织内人员活动的基本原则。不论哪派黑手党，最后一条——保守本组织秘密则是他们的最严格的条件。如果哪个黑手党徒敢向警方投降而供出他的同伙，那就意味着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后半生，因为没有比这里更加安全的地方了。

至于守口如瓶则是整个西西里人的法则。人们都赞扬沉默不语者，蔑视饶舌多嘴者。

对于黑手党人来说，走私不是什么新业务活动，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定居美国的和留在西西里的黑手党人保持着联系，也进行了香烟走私活动。就连极端专制的法西斯势力都未能有效地禁止这项地下活动。

战后，许多黑手党人重返故里，不仅扩大了走私的数量，而且增加了走私的品种，除了烟草，又加上了毒品。最先经营这项新生意的发起人之一就是卢恰诺。还是 30 年代时，他就最先将淫业和海洛因消费结合并举。由于他能向美国军队提供毒品，美国警察居然也将他释放出狱并允许他迁回意大利。卢恰诺衣锦还乡，在黑手党界开始传播“我们的事业”的美国新模式。人们观念“更新”，纷纷实行起黑手党的“现代化”来。

一个叫米凯莱的人说：“听卢恰诺讲，老牌马菲亚只是搞搞水源控制、蔬菜水果市场控制、绑票勒索之类任务，没有能力进行复杂棘手的贩毒之类活动。要完成这类任务，需要思想灵活、行动果敢、能力过人，战后新起来的年轻人是在非法活动和政治斗争的混乱环境中成长的，只会动手枪和炸药，尤其缺乏组织纪律，无法形成团结一体的家族，也实在不配受尊重。”

卢恰诺回国之后没有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落脚，而是在那不勒斯附近安家，成了卡莫拉与马菲亚之间的联系人，使黑手党人的事业向着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当今，卡莫拉对于非法商品的国内外运输和推销零售是极有用处的，这是使黑手党发生根本转变的一步；虽然过去采取的暴力恐怖手段不合法，但他们的地位表面上是合法的。他们的生意也是基本合法的。随着毒品的打进流通领域，他们的活动就完全违法了。毒品的进口销售是禁止的，医疗之外的使用也是禁止的。这就是说，插手毒品贩运就必须从始至终进行地下活动，因而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因为与他们作对的不仅有警察和其他国家机构，而且还有那些想多占独吞的合伙人——承运人、中间人等等。

走私活动是在 1973 年左右才进入昌盛阶段的。当时的黑手党人将原来独立经营的大走私贩拉入帮伙，使这些人也成为“受尊敬的人”。

巴塞塔说：“那时最大的走私贩是巴勒莫的斯帕达洛，拉·马蒂纳，还有那不勒斯的扎扎。后来斯帕达入了卡洛帮，马蒂纳入了邦塔特帮，扎扎则跟了博诺。”这些人的加入使黑手党的走私活动迅速发展。

“邦塔特嘲笑扎扎每次卸货时都要弄几箱烟自己用，却不懂得先孝敬巴勒莫的头头。”

那不勒斯刑警队从1977年2月就开始注意扎扎等人的活动，记载了一系列事件：

1) 1977年2月28日，在那不勒斯费尔迪南多餐厅召开了会议，出席人有：斯帕达洛，费拉拉，扎扎，马扎雷拉，米拉诺，埃内亚，马蒂纳，博诺和加斯帕莱。到会者除加斯帕莱外都被当场逮捕。

2) 1977年9月9日，在那不勒斯一家马戏场里发现墨西哥的菲利普、布鲁斯卡和扎扎接头。

3) 1977年10月27日，在那不勒斯一处住宅里有卡塞塔、斯卡沃内和萨沃卡等人值得怀疑。

4) 那不勒斯凶杀侦缉队上校普索对保释监外“温泉治疗”的菲丹扎蒂、加埃塔进行监视。该犯先找到著名的卡莫拉分子戴·高迪奥，又在扎扎家落脚。但警察去搜查时，家中只有扎扎的亲属。

5) 1978年6月13日，刑警队对扎扎、巴尔巴罗萨、米拉诺和埃内亚实施电话监听。

刑警队还发现那不勒斯市多次凶杀和鸣枪事件均出自上述两地烟草走私“联盟”之手。结论是：本地区的烟草走私和毒品贩运活动直接与格雷科、巴达拉门蒂和邦塔特等黑手党帮派有关。

70年代末，黑手党人对烟草走私已经不感兴趣，将注意力转向更能获取暴利的贩毒生意。据70年代末意大利和美国警方的观察，欧洲毒品运输的60%和世界走私的1/3是由西西里和住美国的西西里家族控制的。诸如以色列、古巴、伊朗、爱尔兰等地的走私贩们均被西西里人排挤掉了。

1977年接过迪·马焦的权力的萨尔瓦托莱·因泽里洛年仅35岁。他作为走私活动的总头目使用了现代化管理手段：用电传进行通讯，用支票进行支付（要知道原来的马菲奥索都是提着装满钞票的箱子四处奔走），以数十家合法企业掩护贩毒等非法活动。除了贩毒，他们还进行多种经营：购买上百顷土地，盖饭店开旅馆，在美国亚特兰大设游艺场和赌场，还通过他们的忠实朋友托马索·巴塞塔在南美大肆进行土地和建筑投机。

巴塞塔自己对警方坦白说：“我从1980年6月回到巴勒莫时就发现‘我们的事业’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了贩毒，或多或少在经济上占了便宜。邦塔特说贩毒的结果使大家都发了财，但也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事业。他说是1978年左右开始不再从事烟草走私活动的，因为一方面是风险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是为此引起内部纠纷会耽误我们的大事。马蒂纳在走私烟草时就接触了海洛因原料生产基地，他认为可以贩毒，而且说服了‘我们的事业’里最有权威的几个头目。

“在一定时期内专门由斯帕达洛·马蒂纳和萨沃卡承办原料购进。他们各行其是，彼此保密。其他人只是为购买海洛因投资，并参加加工提炼。这时候谁也顾不上去分什么家庭帮派了，愿意怎么搭档就怎么搭档。我是唯一没有插手此事的‘受尊敬的人’，因为我总认为它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一大危险，再加上我的监外生活也只能使我袖手旁观。邦塔特也说他自己没有沾边，但我怀疑这话是否属实。每个‘受尊敬的人’都应该讲实话，但这只针对属于‘我们的事业’的事情，而生意是个人自愿结合的，与‘事业’无关。当然，在合伙人之间仍必须坚持讲实话的原则。卡洛撤了斯帕达洛的副

首领之职，就是因为他在走私时不能正确对待其他‘受尊敬的人’，甚至包括卡洛本人。相反，如果欺骗不属于‘事业’的人，绝不会有‘受尊敬的人’找麻烦。还有一种人没参与贩毒，不是他们不想干，而是因为他们还被‘挂起来’无法与任何其他‘受尊敬的人’接触。但这种表面上的不参与是否属实呢？如果他在暗中插手，只能说明钱已经腐蚀了一切。‘挂起来’的人绝不允许参加活动，这是‘事业’的规矩！

“由于贩毒，不少非‘事业’分子也参与活动，造成了人员上的混乱。总之，我回到巴勒莫的最深感受是‘事业’中一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一面是家庭之间和‘受尊敬的人’之间关系严重混乱。这使我马上意识到我们的事业最初的原则已经荡然无存，到了日暮途穷之际。我也无需再忠于这个我儿时就相信的组织了。

“谈到毒品贩运，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安东尼奥·罗托洛。他负责筹办购买供岛上加工的吗啡。至于将西西里加工生产的海洛因向美国出口，当地最大的买主之一是皮波·博诺，但他不负责从西西里到美国的运输。过去博诺是在欧洲向我认识的孔特雷拉和卡鲁珂纳交货的。后来他变成美国的第一个西西里海洛因的收货人。

“巴勒莫所有家族都卷入贩毒生意，家族首领们决定自己的成员如何参与。一般总是靠首领近的人被认为有用，因而分得的利润也高些。而那些年纪大或能力差些的人则很少介入，或干脆被排斥在外。

“每个参加投资的人可以自己选择一种方法：要么从海洛因加工提炼处直接提货自己设法出售，要么筹货运往美国或别处出售后再收取本与息。第二种方法可以提高收益，但风险很大，往往在运输途中货物就被海关没收了。”

1981年11月10日，在巴黎奥利机场，一个叫弗朗切斯克·加斯帕里尼的人因携带4公斤半纯海洛因而被捕。他来自曼谷，飞往自己居住的罗马。在他身上，法国警察搜出了一个化名帕·皮埃尔·路易吉的伪身份证，一个化名齐切罗尼·艾内斯托的假护照，上面的签证表明他9月15日到30日曾去过曼谷。

加犯在法国警方面前信口胡诌不讲实话，直到意大利警察找到他的女友米莱拉才弄清真相。加犯在巴勒莫曾因一起诈骗案被捕，因查无实据后被释放。在狱中，他结识了黑手党分子，出狱后仍与那些人保持联系。他认识的人中就有巴塞塔，他还找了一位塑料外科专家为加某做了一副假面具。还有一个叫奥泰罗，他收买了几个警察，使加犯不在意大利期间能由他去定期代签临时保释者必需的签名。

在加犯的工作地点——罗马汽车俱乐部的记录和照片中查明，他与被通缉的巴勒莫黑手党分子加斯帕莱·穆托洛有来往。在加犯的笔记本中，还找到一张发自泰国的明信片，署名为“金”。

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加犯在泰拉莫市半自由居住时，穆托洛为他在豪华的“米凯朗杰罗大饭店”租了一间房，同一旅馆中还住着专程从巴勒莫赶来的穆托洛的侄子戴·卡尔洛和卡塔尼亚人利奥塔·萨尔瓦托莱。加犯在巴黎被捕时身上还带有这家旅馆的电话号码。他在这家旅馆的房间里曾多次打国际长途电话，接话的有澳大利亚、巴西、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人。

1982年2月2日，穆托洛得到监视他的警察批准，准备会巴勒莫。不料当天却在卡塔尼亚被警察逮捕，当时与他同乘一车的有多梅尼克·孔多雷利，

库希马诺·乔万尼和佩多内·米凯朗杰罗。这几人都是受鲁方监视的人。穆托洛声称与这些人是偶然相遇，并不认识孔多雷利。但警方在孔多雷利家找到了穆托洛的侄子卡尔洛，对此他无言以对。

在搜查孔多雷利的台球厅时，反毒品警犬表现得焦躁不安，但未能查获什么。

在搜查穆托洛的巴勒莫市内住宅时，警察找到了一张 1982 年 2 月 27 日由中国寄出的明信片，通知“金将近日抵曼谷”；加斯帕里尼母亲的来信中，请穆托洛帮助解决仍扣押在法国的儿子的财政困难；还有许多卡特尼亚市正被迫捕的黑手党人的来信，这些信中表现出对他的深情厚谊和无比尊重。

从 1980 年 4 月 28 日，警方开始监听穆托洛使用的电话。监听中，发现他与卡特尼亚那些人通话频繁，关系密切。他与孔多雷利讲话时不仅表现出极深的交情，而且还动用了贩运毒品的暗语。孔多雷利为穆托洛的弟弟乔万尼在卡特尼亚找一处住所，让他躲起来避嫌。警方还从电话之中得知孔多雷利的两个朋友将到巴勒莫市见穆托洛，穆要给他们什么东西。果然穆托洛极为谨慎地在一个加油站接待了两个人并陪他们回家去。在这两个人返回卡特尼亚途中，警方有意识检查车辆，发现他们都是“圣保拉”家族成员。

也从那时起，警方开始对孔多雷利、萨尔瓦托莱和朱塞佩等人进行电话监听，并且获得大量证据。他们均属“圣保拉”组织。在萨尔瓦托莱家窝藏着该组织的“支柱”卡尔莱托，他是黑社会内部寻杀的对象，连孔多雷利本人也怕被对方杀掉。

在监听中，警方还发现有一个操着东方口音的外国人与他联系贩运问题，穆托洛的侄子卡尔洛去罗马与那个外国人接洽。卡尔洛到罗马后就去加斯帕里尼前妻安娜家见那个外国人。

在掌握了一系列证据之后，警方逮捕了穆托洛、卡尔洛、安娜、孔多雷利及卡特尼亚等黑社会分子，并将加斯帕里尼引渡回意大利。所有被捕者，除了加犯，一致咬定是无辜者，但又无法对警方拿出的证据作出解释，穆托洛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神经失常。

1982 年 10 月 21 日，警察在罗马机场逮捕了阿贝南特·米凯莱，从他皮箱里和小腿上发现绑附有纯海洛因共重 9.5 公斤。阿贝南特手上的机票表明他是刚刚完成罗马——曼谷——哥本哈根——罗马的旅行。他身上还有已经挂失了的一个护照。据查，他还在 1982 年 4 月 10 日至 19 日和 7 月 24 日至 31 日两次去泰国，这次是 10 月 13 日动身去泰国，随行的还有一个穆托洛家的常客杰里诺。

由于黑手党的组织严密，它的许多详情很难掌握。更由于它的内部的许多规章制度，而很少有黑手党分子与警方合作。但是警方仍是努力调查，打消被捕黑手党分子的顾虑而让他们说出详情。

1982 年 9 月 3 日晚 21 时左右，巴勒莫市警察局行动中心得到了卡里尼路有人开枪射击的消息，警方立即出动飞奔现场。人们目瞪口呆，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在卡里尼路与利卡索里路的交叉口处不远，一辆车牌号为 ROMA J97252 的 A112 型小轿车停在人行道上，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车上有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的人——这就是巴勒莫市的省督卡尔洛·阿贝尔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和他年轻的妻子玛努拉·塞提·卡拉洛。在现场，人们找到了 23 颗卡拉什尼科夫机关枪子弹壳和一颗尚未炸开的子弹。

达拉·基耶萨将军之死激怒了意大利全国人民，举国上下要求严惩凶手

的呼声甚高。公安司法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了空前未有的大调查、大搜捕，终于在 1986 年 2 月 10 日开庭审判 475 名黑手党罪犯，判决书长达 8607 页，分为 22 卷。这次审判是投向黑手党的一颗重型炸弹。

这次“反击战”的成功因素之一是一些黑手党分子反戈一击。靠他们提供的线索，警方得以顺藤摸瓜，不断扩大战果。

第一个主动和国家合作的是莱奥纳多·维塔莱。他于 1972 年 8 月中旬因怀疑是抢劫犯同谋而被捕，9 月 30 日因证据不足而获释。1973 年 3 月 30 日，他主动找巴勒莫巡逻队自首，交待了自己所知道和做过的事情。

维塔莱是在 1960 年 10 月因按照叔叔的指令杀掉了马尼诺·温琴佐而被吸收加入阿塔莱洛家族的，为了担任巴勒莫西西里路建筑工地的警卫，他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偷盗并焚烧小汽车三辆，以此威逼当地灌溉水联合公司的首脑每月付他 4 万里拉“保护费”；与皮波·卡洛、安德莱阿和斯科利马合作，给马尔凯塞和瓦伦扎写威胁信；按照洛托罗·安东尼诺转达的莫蒂希的指示，在安娜诊所里投放了一颗炸弹；按照卡洛指示烧了焦尔达诺公司工地上堆放的木材；参与勒索布鲁斯卡司活动，使该公司在洛托罗和菲乌拉剪断和浆机电线后答应付给他们 300 万里拉；在安·塞米拉公司土地上破坏一台吊车并剪断电路上的一段电线；参与勒索普乔·库希马诺公司，该公司向卡洛每月付 10 万里拉；参与威逼西西里路上的制鞋厂，硬把因泽里洛的妻弟塞去当门卫；参与敲诈格拉夏塔饭店老板，使卡洛从中获利 200 万里拉。

维塔莱说，家族内一个叫波洛尼亚·朱塞佩的曾想向乔万巴蒂斯塔打听消息，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还指控乔为奸细并动手打了乔。由于他这种做法违反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法典”，他在 1969 年 3 月 12 日被维塔莱处决了。

维塔莱还交待了新门家族中的弗朗切斯克在卡洛表兄家族实力人物弗朗克·斯科利马的姐姐的商店里进行偷盗，为了报复新门家族这一行径，卡洛下令杀掉了迪·马尔科·彼得罗，因为他是该家族中最心狠手辣的人物。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洛托罗，因为他是斯科利马和迪·马尔科两家冲突的局外人，不易被猜疑。

维塔莱还谈到 1971 年 10 月 17 日巴勒莫市特拉伊纳·温琴佐被杀事件。那是弗朗克·斯科利马与另外三个人干的。起初他们只想绑架这位有名的建筑业人士，以此敲诈他家一下，不料特拉伊纳居然能在受伤后逃跑。斯科利马在追击时连放数枪打死了他。

维塔莱还谈了家族之间的纠纷等事，他的话在 10 年后得到了证实。而他指出的“受尊敬的人”无一差错，但是，他的揭发被低估轻视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疯子胡说。他 1984 年 6 月获释，12 月 2 日在星期日弥撒回家途中被人开枪打死。

第二个主动交待的是朱塞佩·迪·克利斯蒂纳，他是列希家族的代表，是斯特凡诺·邦塔特的好友，属于“我们的事业”中的一流人物。在 1962 至 1963 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时期，各家族之间互不理睬，“事业”瘫痪了若干年后，他参与了重建组织，并首先让手下的屠夫卡鲁索·达米亚诺在 1969 年 12 月除掉了“造成黑手党战争的两面派、叛徒——米凯莱·卡瓦塔耀。

70 年代后期，卡莱奥尼家族与他这一派结下冤仇，开始先消灭他们几个主要助手，再铲除邦塔特本人。克利斯蒂纳感到了威胁，主动通过列希车站

的宪兵迪·萨尔沃与连长阿尔菲奥·佩蒂纳托取得联系，并约定在1978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克利斯蒂纳兄弟安东尼奥的乡间农舍里会晤。会见时只有连长和他本人在室内，萨尔沃和安东尼奥均在房外。尽管克利斯蒂纳极力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慌心情，但仍给连长留下了“如惊弓之鸟”的印象。他讲了许多情况。

(1)正在教养院中监禁的卢恰诺·利焦将在近期越狱。准备工作已就绪，只待时机一到就要实施计划了。

(2)切萨莱·泰拉诺瓦议员将使利焦派在当地黑手党内占据优势地位。因为利焦指使里纳和普罗文扎诺绑架并暗杀了少校鲁索，造成一些喽罗被指控受审。

(3)1977年9月在巴勒莫召开的第22次会议上，克利斯蒂纳和另一位“医生”曾谴责利焦派暗杀军官阿尔马这一行动计划欠妥。当年11月21日早晨，在利焦手下执行暗杀时，因某种巧合造成阿尔马本人未被击中。

(4)卢恰诺·利焦是那不勒斯到卡塞尔塔之间的大农庄主。他的庄园从事水果生产加工，但也有一个大毒品库。庄园挂名的是个女人，其实由努沃莱塔兄弟经营。

(5)利焦有一支14人的雇佣分队。他们全副武装，分别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从事铲除敌对力量的活动。

(6)利焦在西西里最主要的基础力量是贝尔纳多、布鲁斯卡。只要谁对布鲁斯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就能酿成正面冲突。

(7)克利斯蒂纳在对方也安插有亲信。

(8)利焦让人杀了律师斯卡廖内，因为他对利焦的对立面巴达拉门蒂兄弟有利。

(9)里纳·萨尔瓦托莱和贝尔纳多、普罗文扎诺是利焦派中最危险的人物，是以凶狠著称的野兽。他们至少参与了40起凶杀案，警察局副局长普利奇就是他们杀害的。

(10)科莱奥是利焦一伙人绑架的，目的是检验一下内部温和派的力量。执行绑架时有两个罗马人。

(11)利焦早已成为百万富翁，他手上的一个戒指就值八九千万里拉。每次在卡拉布里亚发生抢劫绑架案后他都能分得一大笔钱。

克利斯蒂纳本人于1978年5月30日被杀，他的死验证了他生前揭示的一系列情况。

1984年7月，从巴西引渡回国的托马索·巴塞塔向警方交待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从事黑手党活动数十载，也曾经显赫一时，快到花甲之年却落得势孤力单，走投无路。黑手党内的对立派已经杀掉了他的许多同伙，他自己性命危在旦夕，这使他不得不选择唯一一条生路，向国家投诚。

我们从巴塞塔那里得知黑手党后期的组织机构。

继巴塞塔之后，又一个与警方合作的“受尊敬的人”是萨尔瓦托莱·孔特尔诺。在他爱戴的主子邦塔特被杀之后，他本人在几个月内屡遭暗算，他身边的亲戚朋友数人身亡，他决心去罗马杀掉米塞佩·卡洛，报仇雪恨，拼一死活。就在罗马，他被捕了(1982年3月)。他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仿效他敬重钦佩的巴塞塔。他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事业”作恶多端，内战不休，已到日暮途穷之地，他再遵守秘密禁规，只能是在沉默中被敌对势力消灭。

孔特尔诺的许多交待与巴塞塔所言相吻合。由于他一直作为邦塔特的贴身保镖，比长年在国外的巴塞塔更加熟悉近年来“事业”内的情况。他说巴塞塔讲的组织结构已经是名存实亡，各家族之间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争霸格斗已经到了混乱不堪无法控制的程度。

第五个与警方合作的是马尔萨拉·温琴佐。他是维卡里家族首领马尔萨拉·马利亚诺的儿子，其父死于黑手党内战。他意识到当年杀富济贫的马菲亚早已变成盗贼加杀人犯的匪帮，决定与国家司法部门合作。

他谈到了季吉诺·皮祖特。皮祖特是邦塔特的好朋友，是维卡里家族所在区的“区长”，他在巴勒莫买下了邦塔特副手泰莱希公司建筑的一套房子。1981年9月29日，当他在圣乔万尼一杰米尼（阿格里莫托与巴勒莫交界处的一个小镇）的一个酒吧间跟两位同乡打扑克时被人乱枪打死，连那两位牌友也未能幸免。他死后，当地市政府发了讣告，并花钱为他办理了丧事。同年4月初，马尔萨拉参加了父亲乡下一处房子里召开的会议，他们在栅栏门外恭迎了里纳和杰拉齐。到会的还有皮祖特，以及其他一些家族代表。那次会是该区“委员会”会议，参加者除了他外均为家族首领。皮祖特被杀，使邦塔特派少了一名主要合伙人，而科莱奥内派则更显得势力强大了。

黑手党内战在80年代初愈演愈烈，巴勒莫市70年代每年死于凶杀者为40至50人，1979年57人，1980年54人，1981年则翻了一番，达到101人，1982年则达到151人。

总之，事情都在变化中，再也没有旧日那样一位众望所归的头目，黑手党从事的资本经营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互竞争。

另一方面，反对黑手党的杰出的人物和勇敢战士的流血牺牲，极大地唤起了各界人士的义愤。达拉·基耶萨将军之死非但没能使黑手党吓退国家机构，反而促使政府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大反攻。政府和参众两院所作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共同要求委派一名高级特派员统管一切反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斗争。一条反对黑手党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措施正在制订。

在将军遇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未受怀疑的“劳动骑士”和企业家们受到了调查，十几家西西里金融机构的账户被冻结，警察从“投诚”的人口中得到更多的线索。

就连教会方面对此也十分关注。早在省督遇难之前，巴勒莫的主教帕帕拉尔多就曾向警察局提供帮助，之后又强烈谴责意大利政府机构表现得软弱无能；那不勒斯的阿切拉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许多教士禁止为黑手党人和卡莫拉分子举行隆重葬礼，说他们是违反“基督”的社会成员。教会与50年代那种充当黑手党“邮差”和70年代扮演黑手党神父的过去彻底决裂。这一果断态度使得政界多数人认为再继续与黑手党为伍者非但危机四伏，而将不得善终。

黑手党人未被吓倒。他们通过卡拉什尼科夫机枪在吼叫，通过“梯恩梯”烈性炸药在反扑，力图保住他们国际范围内的利益和权势。

以上我们从黑手党的深层中看出了他们的活动的规律，而事实上，这些斗争都在社会上层内部进行，人们很难看到他们相斗的真相。因为这些黑手党人都有合法的生意和受人重视的身份。他们行迹秘密，连官方情报部门也一时难以找到他们的栖身之地。

但是人们看到的却是最直观的刑事犯罪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活生生的

材料，使他们直接感受到黑手党的凶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黑手党的毒菌在世界各地蔓延，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在密切注视它的动向，同时由于黑手党和国际恐怖组织联手，而使他们实力大增。

1986年春天，意大利巴勒莫巡回法院对475名黑手党头目和骨干分子进行了大审判，沉重地打击了黑手党，舆论将这次审判称为“世纪大审判”。人们对割除黑手党这个毒瘤燃起希望。然而，黑手党未蛰伏多久又猖獗起来。在1992年5月至7月的两个月时间里，黑手党在其老巢——西西里巴勒莫市连续作案，先后杀害了被誉为反黑手党“旗帜”的著名法官乔万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以及数十名无辜者。黑手党的杀人行径迫使意大利政府及有关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行动。1992年8月上旬，意大利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政府有关部门提交的《反黑手党法案》；成立了“反黑手党调查局”；授予反黑手党人员和宪兵、警察在侦破调查方面更大的权力，其中包括电话窃听和银行账户调查等等。此外，意大利内政部、国防部和宪兵司令部联合向西西里增派7000名军人，调换军事安全情报局和国内安全情报局局长以及巴勒莫市警察局长、省督和法院院长，将二百多名影响很大的黑手党头目和骨干分子从巴勒莫市区监狱转移到撒丁岛的“安全地带”等等。

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虽然使黑手党的杀人越货行为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据有关方面统计，从7月到10月的4个月时间里，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巴西利卡塔、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四个大区共有114人惨遭黑手党杀害。人们不禁要问，黑手党何以如此猖獗？又缘何屡禁不绝？这里，既有黑手党内部的、更有外部的因素。

从内部来说，黑手党的权力结构异常严密，纪律森严，使得它得以顽强生存。据意大利司法当局和宪、警部门的分析，黑手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内部势力最强的派系首脑们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下设“议会”，“议会”的下级为“家庭”。每个“家庭”内部均有一个主要头目，称“大当家”，骨干成员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在“家庭”内部，还有“二当家”、“副主管”和“小队长”等，黑手党内部有被称作“七戒”的帮规：一、守口如瓶；二、组织高于个人；三、不得违抗上司命令；四、不得叛变自首；五、对家人保密；六、不得擅自搞绑架活动；七、兄弟之间严禁斗殴。

意大利前内政部长文琴佐·斯科蒂在向议会呈送的一份文件中称，到1991年3月份，意大利境内的黑手党已发展到近500个派系组织。它们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四个大区，其中仅西西里一地就有186个，占总数的2/5左右；在卡拉希里亚有142个；在坎帕尼亚和普里亚分别为106个和30个，其余的则落脚于中部和北部地区。这些派系之中，黑手党大小头目和重要骨干分子有近1.7万名，为其效力者不下十万人，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下黑社会势力。斯科蒂的报告还称，国家对上述四个大区已经失去控制。他要求对这些大区迅速采取紧急措施，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前总统科西加则公开指出，那里（上述四个地区）正在进行战争，黑手党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向正义发难和挑战，“有人说，他们在相互残杀，不，他们在扼杀国家，扼杀世界。”

从外部因素看，法网疏漏，使黑手党有隙可乘。根据意大利现行法律条文，除特殊情况外，对罪犯一般都得进行一审、二审和全国最高法院审核后方能定罪。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只要有一环要求重新增罪或减罪，已作的审讯就必须全盘推倒，从头再审。经过二审之后，即使罪犯认罪，但只要全国

最高法院的最后审核裁定还未正式下达，罪犯在被监禁八年后便可出狱，或软禁在家，或改为管制，直至最后判决。

按照这一规定，意大利现有的两万多名黑手党头目、骨干分子和帮凶都可出狱在家。由此看来，许多黑手党分子之所以一再作案犯科，同意大利现行法律的漏洞不无关系。因此，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强烈要求修改现行法律，严惩黑手党犯罪团伙及其成员，很多人甚至提出了“意大利应当恢复死刑”的要求。然而，上述要求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当权者们足够的重视。直到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法官先后遇害后，有关方面才开始对现行法律进行有限修改。

黑手党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均拥有各式各样的后台，形成了一张保护网。在这些后台中，不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司法机关和海关工作人员、律师、豪商巨贾、宪兵警察头目等等。黑手党同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独特的默契。凭借着这种联系和默契，黑手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有人说：“在今日意大利，难得有一件事不同黑手党有瓜葛。”此言虽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反应了当今黑手党已深深地渗透至意大利全国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在黑手党的各种渗透中，尤以向各级权力机构的渗透为最。因为黑手党深明“朝中有人好办事”这一处世哲学。

1991年5月，意大利最高反黑手党专员多梅尼科·西卡在内政部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在意大利全国12.4万名地方行政官员中，有1.86万人即约15%的人应受到审判和法律制裁，因为他们都与黑手党有染。据意大利全国反黑手党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调查，1990年，意大利全国共有21个市镇的政权机关因黑手党渗透严重而被勒令解散。卡拉布里亚大区的陶里亚诺是一个小城镇，在全镇18名天民党市镇议员组成的政权机关中，就有五人同该镇原黑手党的头目米诺·焦维纳佐有密切关系。

正值盛年（48岁）的西西里法官多梅尼科·西尼奥里诺不久前在其卧室开枪自杀一案便是黑手党在司法界渗透的缩影。西尼奥里诺原是巴勒莫市的著名法官，1986年初对黑手党头目进行“世纪大审判”时，他曾是法官之一。1988年1月，他同其它三名法官共同签署了三百多份逮捕令，沉重地打击了黑手党。因此他一直被善良的人们视为反黑手党的斗士。然而，1992年11月间，西西里黑手党一号头目里纳原来的司机加斯帕雷·穆托洛交代道，西尼奥里诺法官同黑手党关系密切。在1981年的一次对黑手党的大搜捕之中，他曾收受贿赂，向几名被捕的黑手党分子提供方便，开了绿灯，他用这些脏款买了一所住宅，后来风声走漏，西尼奥里诺受到了审查。不知是受到良知的谴责或是什么原因，西尼奥里诺最终选择了自绝的道路。1992年12月3日，他开枪自尽了。

黑手党与政坛人的勾结是因为互有需要。官员们需要黑手党的大笔金钱和在选举中的支持；黑手党分子则需要从官员那里得到各种不法经济活动上的方便，而且还需要暗中得到保护。在押的黑手党头目之一奥纳尔多·梅西纳直言不讳地说，黑手党分子拉拢政界、司法界和经济界人士以便自由地从事各种经济交易，同时为他们开脱罪行（包括撤销判决和减刑）和制定有利于黑手党的法律等。共同的利害关系将他们紧紧地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法的网络”。这个网络成了黑手党的“保护伞”，同时也是黑手党繁殖的“肥沃土壤”，巴勒莫黑手党的一名教父在他的一份自述中这样说道：“我说不清有多少政客直接受雇于黑手党的确切数字，但绝不是个小数目……”他还

说，在一般情况下，黑手党备有两手：一手用金钱收买，另一手杀人要挟，但通常以金钱收买为主。用金钱收买这一着失灵后，他们才大开杀戒。

值得指出的是，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黑手党眼下正在进行重大改组，将更注意提拔年轻人，起用“新面孔”。这不仅可保证黑手党后继有人，而且将使黑手党更具有隐蔽性和挑战性。据黑手党人交代，目前黑手党不仅牢牢地控制了意大利南方四个大区，而且已将触角伸到了中部和西部。黑手党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包括西西里在内的南方独立于意大利。与此同时，黑手党已建立了国际领导机构，从1991年11月起，黑手党的西西里跨省领导委员会也已成为领导全球范围内黑手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机关。

黑手党的暴力作法导致世界各国反恐怖活动的大力工作。

受到国际暴力冲击的各国政府日益把对付恐怖主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不少国家新上台的政党和领导人都把解决国际恐怖主义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恐怖活动成为各国政府志在必除的心腹之患。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一支支令恐怖分子闻风丧胆的特种部队建立起来了，一项项打击黑手党恐怖活动的法令和政策措施开始执行了，这些都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无限上升的势头。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开始谋求国际性的合作，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制定了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协议，颁布了不少反恐怖活动的国际公约。各国情报部门和反黑手党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一张围剿黑手党的巨大罗网正在世界范围铺开。

一、各国政府对付黑手党及其它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

(一) 组建强有力的反黑手党恐怖部队

当暴力事件发生时，对策只有两条：一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二是用武力制服黑手党徒。前者往往以政府委屈求全、作出让步而告终，这正中黑手党徒的下怀，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导致新的一连串恐怖活动的再发生。第二种方法虽有极大的冒险性，有时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是杜绝暴力活动的有效方法。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黑手党恐怖分子产生泰山压顶般的心理障碍，因此，在他们挺而走险之前，不得不考虑一下后果。同时，政府的坚决不让步，实际上堵住了黑手党徒讨价还价的可能性。据美国兰德公司的调查报告，在对暴力活动采取果断措施的国家里，恐怖活动正在减少。

“以暴制暴”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样，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具有极强战斗力、杀伤力的反恐怖队伍，就成为各国政府对付黑手党及其暴力活动的主要手段。现在，恐怖活动越来越频繁，恐怖手段越来越高超，这就对反恐怖队伍的素质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此，很多国家政府相继建立了专门用来对付恐怖活动的特种部队。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国家反黑手党及其恐怖部队的情况。

1. 联邦德国

前西德社会动荡，军国主义复苏，法西斯阴影又重新笼上了人们的心头，这里也被黑手党入侵，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1972年九月在慕尼黑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绑架事件。那是在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巴勒斯坦“黑九月”突击队的成员在黑手党徒的帮助下扣押了以色列的运动员。

两天后，警察营救人质失败，共有11名运动员遇难。

消息传来，国人纷纷指责警方无能，联邦德国政府在世界公众面前也为此感到汗颜。

二十天后，联邦德国内政部发表公告，宣布组编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简称GSG9）。同时各州也组建了“机动和特种大队”（简称MEKS和SEKS）。边防警察第九大队专门对付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集团，而地方大队则用来监视、缉捕单个恐怖分子。在恐怖分子杀气腾腾的攻势下，联邦德国的反恐怖部队就这样诞生了。

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在由大队长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下面，设有一个顾问组、六个中队和一个直升飞机联队。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中队的任务是指挥运输和特种作战，第四中队负责训练，通讯侦察中队负责通讯和情报，技术中队由爆炸、潜水、文献资料等专家组成。此外，还有后勤保障单位。

第九大队的实力体现者是三个特种作战中队，每个中队由30名队员组成。中队内部又通常以五个人配置成一个小队，即特种作战小分队。小分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独立地制定行动计划。这样，众多的小分队构成了一张难以摧毁的屏障，即使有一支小分队全军覆没，也不会对其他分队产生影响。在紧急情况下，特种作战分队可以随时组成一支统一的联队，共同行动。

边防警察第九大队队联邦政府获得了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财政拨款。第九大队拥有专门为他们定做的载重汽车、摩托车、轿车等装甲特种车，

以及各种型号的直升飞机。作战部队配备有现代化的通讯器材和武器，其中仅一架能在夜间使用的高精度观察镜，造价就达 2 万马克。

为了造就一批精干的反恐怖战士，第九大队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招募和训练体系。蜚声国内外的第九大队队长乌尔里希·魏格纳说：“会杀人和能射击的莽汉我们是不予理睬的，我们需要的是谨慎而守纪律的人。”申请参加第九大队的资格是很严的，它要求申请者必须是至少在边防部队或正规警察队伍中服役一年以上的、年龄在 25—27 岁之间、身高在六英尺以上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申请者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考试，包括细致的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全面的运动考核以及个别谈话等。

和以色列等国的反恐怖部队不同，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的成员没有高额的危险补助金和保险金。但是，能够成为这支部队的成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在第九大队中，能够受到极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获取丰富的实战知识。这样，即使成员日后被第九大队淘汰了，仍能在其他警察部门找到一个非常优越的工作，对他本人将来的升迁也是大有好处的。因而，申请加入第九大队的竞争十分激烈。

有幸被录取到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的佼佼者，必须先接受三—六个月的 basic 训练。第一阶段的课程包括法律知识、徒手格斗、武器装备的操作、无线电技术、跟踪和监视，攀登悬崖和建筑物、汽车驾驶技术和各种破门方法。第二阶段的训练科目则根据需求和学员的特点开设，有的学习搭乘直升飞机追捕罪犯，有的学习保护重要人物，有的学习反劫机技术。整个训练的难度和强度是令人咋舌的，以至于训练班的淘汰率高达 90%，但最后留下来的，个个都是技术娴熟、艺高胆大的勇士。

精良的武器装备，严格的组织纪律、杰出的指挥艺术和高超的实战能力，使第九大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十多年以来，这支部队以其赫赫战功誉满世界，也以无畏的战斗精神令恐怖分子不寒而栗。今天，第九大队已成为世界上最精锐的反恐怖特种部队，是对付暴力分子的一张“王牌”。

2. 美国

美国拥有一支反黑手党恐怖特种部队，下分陆海空共四支部队。“特混 160 部队”驻扎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配备有高速直升飞机。另一支空中反恐怖部队是驻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洛林空军基地的“空中特种部队”，它拥有的反恐怖特种部队被称为“海豹突击队”（SEALS），队员都是潜水员，基地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

在美国的反恐怖部队中，最著名、最精锐的是陆军反恐怖特种部队，名为“三角洲”（DELTA）。“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代号是“蓝光”，成立于 1978 年 2 月，主要是以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和以色列的反恐怖部队为蓝本建立的。“三角洲”部队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直接指挥。它的经费预算是没有限制的。

“三角洲”部队的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监狱。政府不惜投入巨资把这所监狱改建成一个现代化训练基地。“三角洲”部队的成员是从美国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精选而来的，所有的人的军衔都不低于中士，因而，它又称为“美国武装部队的精英”。这支部队目前拥有 300 名成员，其中仅 100 名为作战队员，其余担任后勤、情报等配合性任务。这些队员都是经过近乎残酷的训练，从众多候选人中筛选出的，往往具有超人的

毅力和勇气。这些队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外，还必须学习多项专门技能。他们必须熟练地掌握东、西方和第三世界生产的八十多种新、旧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还要学会操作各种“土造”武器。他们要学会对桥梁、建筑物和 underwater 目标进行定向爆破，并掌握医学、照相、指纹检查、潜水、滑雪、跳伞、通讯等方面的技能。可以说，每个队员几乎都是“万能博士”。

目前，在一些动荡地区，如黎巴嫩和中美洲地区，驻那里的美国外交官一般都有“三角洲”部队成员的暗中保护。这支部队参加过 1982 年在意大利营救多齐尔将军的行动；负责过 1983 年罗马教皇访问拉美时的保卫工作；在 1984 年，“三角洲”赴伦敦协助进行利比亚驻英使馆暴力事件的处理工作；同年 12 月，在科威特班机被劫持期间，它曾飞往阿曼演练救援行动。

“三角洲”部队拥有世界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有一种多功能传感器，可以在三公里外利用其“听、视、嗅”觉识别别人和其它目标。一个比雪茄还小的电子感应仪器，能在半英里外录制在密封机舱或无窗房间里的谈话。一种地波仪能在视线以外的距离测出坦克、车辆以及轮船的声响，判明是什么物体在运动。在灌木丛林地带，红外传感器可根据目标的辐射热，确定目标的轮廓。至于各具用途的进攻武器，更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三角洲”部队可谓兵强马壮，一向被新闻界吹得神乎其神。可惜，和其它国家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相比，“三角洲”并没有多少显赫的成绩。1980 年 4 月，“三角洲”部队执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恐怖活动，是营救被伊朗学生扣押在美国驻伊朗使馆的五十多人质。但由于气候和机器故障的原因，突击队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发生了直升飞机相撞事故，只得中止了行动，丢盔弃甲，无功而返。好在 1985 年 6 月 24 日，“三角洲”部队在贝鲁特国际机场成功地突袭了一架被劫持的美国客机，救出 40 名人质，总算挽回了一点面子。

美国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特种小队，它人员精干，行动诡秘，专门对付核恐怖事件。该小队全称“核紧急搜索小队”，简称“奈斯特”（NEST），成立于 1974 年。当时曾发生一起讹诈事件：一个不法分子威胁当局交出 20 万美元，否则就要引爆安在波士顿的一枚核炸弹。事后查明，这次核威胁只是一个骗局。但这也提醒了美国政府，必须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以便对核恐怖事件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于是“奈斯特”应运而生了。这支小队由精通各种技能的科学家组成，配备着排除核威胁的特种设备。迄今，“奈斯特”已联合联邦调查局处理了许多核威胁案子，其中大多数案件属虚张声势。不过，在恐怖活动日趋升级的今天，确实有一些恐怖分子正打着利用核武器的主意。为此，美国政府对“奈斯特”的活动给予很大重视。1986 年拨给的活动经费达 870 万美元。

3. 法国

1973 年 9 月发生的沙特阿拉伯驻法国使馆被暴力分子占领事件，促使法国政府建立起一支精干的反恐怖力量，即国家宪兵干涉组（GIGN）。这支部队在行政上隶属法国国防部，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它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直升飞机和中型喷气机，实力雄厚。

国家宪兵干涉组人数很少，只有五十多人，但效率很高。他们共分成四个小组，每小组 12 人。全体人员及家属一律驻守在巴黎近郊的宪兵营房里，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小组值班，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有敌情，这支队伍便

可以迅速投入战斗。这支反恐怖部队人数虽然少，但其成员个个骁勇善战，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每个人既是空降兵、“飞毛腿”、登山运动员、神枪手，同时也是出色的高速驾驶员、拳击格斗手和水中“蛟龙”。法国国家宪兵干涉组创建以来，共执行任务 250 多次，营救人质 400 多名，可谓功勋卓著。在一些国际性的营救行动中，这支部队大显身手，赢得过国际同行的赞誉。

法国反恐怖部队在作战中表现出足智多谋，谨慎老练。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决不轻易动火力，以免伤及人质的生命。他们善于迷惑对手，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对方，果断地结束战斗。1976 年 2 月，他们在吉布提营救人质的行动便是一起成功的战例。当时，有 30 名法国小学生被索马里暴力分子扣押在一辆大轿车里作为人质。GIGN 的一个小组迅速赶到现场。但是，由于暴力分子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一开枪必然伤及孩子。怎么办呢？小组指挥员想出了一个妙计，他们借口给孩子们送食品，在食物中拌入了安眠药，恐怖分子并没有疑心。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昏然入睡，一个个都瘫倒在轿车里，这样，孩子们已脱离了火力范围。这时，反恐怖战士一起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向恐怖分子泻去，当场便有四名毙命，另外三个刚一露头，反恐怖战士的子弹便如长了眼睛一般，准确地将他们击毙。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仅有一名儿童在这次交火中丧生。

1988 年 4 月 22 日，在南太平洋的法属喀里多尼亚岛上，发生了一起世界罕见的劫持大批宪兵事件，岛上的卡纳克武装黑手党徒把 27 名宪兵扣押在山洞中作为人质。国家宪兵干涉组组长勒高齐斯立即率领二十多名队员，赶到喀岛。为了拖延时间，寻找战机，勒高齐斯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名镖师，陪同别人深入虎穴，和恐怖分子谈判，从而摸清了洞内的情况。5 月 24 日夜 22 时，反恐怖突击队出其不意地打响了营救人质的战斗，他们使用自动轻机枪、火焰喷射器、眩光手榴弹、巨响手榴弹以及催泪瓦斯弹，迅速制服了对手。战斗之中，共打死和俘虏了 24 名恐怖分子，而人质和突击队员安然无恙。这次营救人质行动，在反恐怖主义行动历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4. 英国

英国的反恐怖部队是“特别空勤团”（简称 SAS）。它是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英国“陆军特别空勤团”演变而来的。1941 年 7 月，英国为了破坏敌军在非洲与地中海各岛上待命的飞机和其它目标，在埃及组建了一支特别空降部队——“陆军特别空勤团”。它由 6 名军官和 60 名士兵组成，不断骚扰敌人的后方。他们以伞降形式对敌人的飞机场、港口、仓库发起突袭，炸毁敌人的飞机和军用物资，然后在地面游击队的掩护下撤退。这支部队行动诡秘，破坏力强，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以后，在盟军解放西西里岛、雅典、意大利和法国的战斗中，这支部队都出现在主力部队的前头，成为一把令敌人胆寒的尖刀。1945 年，它还突然空降到马来西亚，在丛林中与日军作战。

1972 年以后，这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被正式改编为反恐怖特种部队，以对付日益猖獗的“爱尔兰共和军”和黑手党。目前，这支部队拥有大约 900 名队员，基地设在伦敦西边的赫里福德。

“特别空勤团”的成员都是从空降兵的伞兵中选拔的。他们入团后要进行为期三年的训练，内容包括：爬山、潜水、爆破、开锁、无线电通讯等。每个人都要精通一门特技，成为专家，每人还至少要掌握一门外语，能识别

和利用地图，能单独作战。

英国《星期日快报》1988年3月首次披露了特别空勤团的机密行动条例，它一共包括五项条款：“第一，每一行动要有书面命令，并且必须得到设在利斯伯恩的陆军总部的批准。第二，特种部队对付的目标必须是已经受到长期监视，并被确认是准军事组织的成员。第三，执行任务的单位长官必须确信‘目标’拥有武器和爆炸品，并且已经杀人或对他人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第四，符合上述条件，可以不经警告就开枪。第五，事后必须立即呈送一份详尽的报告。”

“特别空勤团”有辉煌的反暴力战绩。1977年5月，该团协助荷兰当局解救了一辆被劫持了的列车。同年10月，当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奇袭一架被劫持到索马里的客机时，该团曾派两名专家协同作战。1980年4月30日，来自伊朗的五名恐怖分子占领了伊朗驻英国使馆，在40秒内闪电般击毙了四名恐怖分子，活捉一人，而突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为了对付恐怖分子可能进行的核威胁，英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支反核恐怖秘密部队。英国《星期日邮报》于1989年1月8日披露了这支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全国第一流的核科学家组成，他们必须接受警察神枪手和炸弹处理专家的严格训练。这些科学家还被带到绝密的训练基地接受实战的放射性物质的演习活动，以使他们能够处置各种不测事件。

5. 其它国家

现在，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组建了专门的反恐怖力量。尽管这些部队与美、英、联邦德国等国的反恐怖部队相比略逊一筹，但也都具备很强的战斗力，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恐怖分子的克星。

荷兰拥有两支反暴力力量。一支是“海军陆战队”中的反恐怖支队，另一支是皇家的特种部队“骑警队”。其中，“骑警队”在组织结构和训练计划、任务方面都与联邦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相似，只是规模要小得多。1977年夏，在阿森铁路上，一列火车被恐怖分子劫持。这两支反恐怖部协同作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奇制胜，成功地救出了人质。

意大利警方在前总理莫罗于1978年遇害后，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红色旅”的反恐怖部队“宪兵突击队”。由于这支部队在战斗中每人戴着头套，只在眼睛部位留个黑洞，所以它也被老百姓称为“皮头套突击队”。该组织人员精干，全部成员仅50名，它的成员、指挥官的姓名、电话、地址都是严格保密的。

希腊建立反恐怖特种部队较晚。1988年7月11日，希腊“波罗斯”号游艇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外国游客死伤九十多人，三名恐怖分子事后乘快艇溜之大吉。在血的教训面前，希腊政府决定立即组建一支反恐怖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由200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负责保护游船、护送长途船只和负责港口安全。

此外，波兰的“特种突击队”、奥地利的“科布拉”、埃及的“突击队”、瑞士的“老虎部队”等也都是名扬世界、屡建功勋的反恐怖特种部队。

（二）改进反恐怖技术和装备

现代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武装了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掌握的新式武器不仅杀伤力大，而且便于携带，隐蔽性又好。他们运输、安装、藏匿武器的技术也不断翻新。为了适应这一新情况，各国政府不惜代价，加强了反恐怖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和生产。近年来，各国不断推出新发明的反恐怖

器材。归纳起来，这些器材大致可分为三类：安全检查型、防护型和进攻型。

1. 安全检查型。

安装在重要出入口的传统安全检查系统只能查出金属制的武器，对非金属武器则无能为力。现代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携带塑胶制的炸药或手枪，大模大样地蒙混过关。针对这些塑胶制火器和炸弹，新型的尖端检测系统不断被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

美国科学与工程公司于 1986 年设计成功的 Z 型 X 光扫描系统，不同于以往的 X 光扫描器，它对低原子量物质非常敏感，可以显示出塑料武器和塑胶炸药等低原子量物体的形象。到 1988 年为止，欧洲已有十多个机场购买并安装了这种价值 7 万美元的新式探测仪，美国海关也计划添置这一设备。

198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家天体物理研究公司研制出一种新的 X 线扫描装置。它通过颜色密码可以辨别旅行袋中的各种物品。其原理是采用放射高能和低能 X 线的双剂量系统，高能射线束用于探测含碳物体，低能射线用来探测金属和玻璃制品。扫描系统的计算机按物品的化学组成进行分类，又给每种物品指定一种颜色，再将颜色信号显示到荧光屏上。据测定，塑料爆炸物在 X 线扫描器上呈现橙色；金属和玻璃制品呈亮蓝色；手枪之类的武器由于壳体较厚，X 线不能将其穿透，在扫描上呈现的是绿色。目前，世界上几家大机场已安装了这种新式安全检查装置。

在英国剑桥郡有一家“空运安全公司”，他们出售一种专门检查可塑炸药的仪器，生意相当兴隆。这种仪器可以测出以三甲基三硝基胺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可塑炸药散发出的极微量水汽。这是一种可以放在手提箱内的袖珍装置和手握金属探测器同样容易地对旅客搜身。

另外，美国马萨诸塞州热电医学公司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电子探测器，它可以在行李中“嗅出”炸药里存在的氮。

诸如此类的安全检查系统不断问世，如能在世界各地的安全检查站普遍应用的话，将能有效地在恐怖分子面前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1988 年，美国弗吉尼亚特别销售公司宣布，他们已发明了一套反恐怖仪器，使用电视和电脑系统对恐怖分子进行核对和监视。这套仪器是在飞机上、机场内其他地方安装电视摄像机，并与储存已知恐怖分子照片的电脑相连接。如果电视摄像机拍摄到恐怖分子的面孔，在几分钟内，电脑就发出警报。目前，这家公司的电脑已储存了 1.5 万张人头照片。由于照片都已转化成数据资料，因此，这套仪器能识别经过化妆的面孔，如戴胡子、假发的恐怖分子难逃过它的慧眼。它还能发现机上乘客的反常行为，如戴面具、掏武器等。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许多航空公司都对这一系统表示有兴趣。

2. 防护型

这类装备和设施主要用于阻止恐怖分子的袭击，或在遭受袭击时，尽量地减少自己一方的伤亡。美国国务院于 1984 年 11 月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四年来投资 44 亿美元改善大使馆的防护设施，收到了一定效果。

恐怖分子惯用的汽车炸弹袭击，使美国政府甚感头痛。现在，白宫已拆掉门口用来阻挡公众视线的铁栏杆，换上齐腰高的混凝土障碍物，以防备有炸弹的汽车冲入。国会山设置了许多种植天竺葵的水泥盆，目的也是为阻挡车辆。同时，一辆辆装满沙土的自卸卡车和“撞击汽车”也昼夜停在那里，发动机从不熄火，以随时拦截来犯的汽车炸弹。

美国一家公司研制出一种受欢迎的反自杀汽车挡板。这是一块厚一英寸的钢板，平时平铺在大门口，一旦启动，一台电动液压泵控制的绞链可在一秒钟内使钢板竖起来并向前倾斜，其抗冲撞强度能挡住最大吨位的卡车全速冲撞。为保险起见，也可安装两层。现在，美国国务院和其它重要政府机构都安装了这种装置。

法国总统府也有防汽车炸弹闯入的设施。在总统府的主门廊下，竖立着一个高1米、直径20厘米的圆柱体。驶入的汽车经检查可放行时，警卫才按电钮将圆柱体降入地下，让汽车通过。

世界上暗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使生产防弹衣的工厂获得了滚滚财源。1973年，世界上仅有一家生产防弹衣的工厂，到1988年已增加到几十家。防弹衣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在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上大显身手。约旦国王侯赛因曾多次遭到暗算，多亏了他的防弹衣，才使他幸免饮弹身亡。意大利的防弹衣工厂专门为罗马教皇制作了一件白色长袍，正是这件长袍使教皇多次死里逃生。像美国总统里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也整天穿着防弹衣，不少恐怖分子也穿上了这种服装。

制作防弹衣的材料是一种叫“凯芙拉”的特种纤维织物，它重量轻而质地坚固。防弹衣包括衬衣、雨衣、礼服、风衣、背心等，有的用十多层，甚至二十多层“凯芙拉”缝制而成，但重量不超过1.5公斤。这种防弹衣韧性好，承受和分散子弹、弹片的强度比钢板高六倍，可抵御轻机枪和近距离扫射，手枪、猎枪子弹更不在话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采用一种特制的防护罩来对付恐怖分子的袭击。这种外形犹如圆形信筒的护罩套在人身上，长度可达髌关节之下。使用者从眼睛部位的透明窗看到外面的情况。右手可以从防护罩中伸出，进行瞄准及射击。为了防备恐怖分子半路袭击，当今的各国政界要人、大公司老板、外交使节大都配备了高级防弹轿车。如美国总统乘坐的黑色林肯牌轿车，防弹性能良好，在破坏性试验中，特工人员对这种车连击百枪，弹头四处横飞，座车除喷漆有脱落外未有伤洞。法国总统乘坐的是一种带装甲的汽车，它可经受住枪弹和小型火箭弹的袭击。1987年12月、当戈尔巴乔夫到美国与里根会晤时，特地把自己的苏制“吉尔”牌装甲防弹轿车从莫斯科空运到华盛顿。近两年，有一种超级防弹车已投入使用。它枪弹打不透，炸药炸不毁，地雷炸不垮。这种车的防弹玻璃是美国宇宙航空工业界研制出来的，有5厘米厚，分三层结构：最外一层是耐磨擦而光滑的膜，可以使打斜的子弹滑走；中间一层是强化聚碳酸酯，其硬度比铅更硬；最内一层为缓冲层。轿车门板更加坚固，它是美国直升飞机防弹夹板材料进一步强化而成的，不仅硬到反坦克火箭炮都打不穿，而且有适当的柔韧性，可以防震裂。这种车的车盖、车底、驾驶座与客座之间的隔板都用防弹夹板制成，其轮胎、马达和油箱亦受特殊保护。轿车的前后两侧装有催泪瓦斯发射口，防备有人靠近车身。车内还有自动灭火装置，无论哪一部位着火，都会有灭火剂喷出，将它及时扑灭。这种车具备缓冲系统，不怕撞击，而且当碾上地雷或挨了炸弹时，只能整辆车弹起，不会被炸散。在恐怖分子当前的攻击能力下，乘坐这种车可谓比较保险了。

3. 进攻型

在反恐怖斗争中，各国军警难免会和暴力分子兵戎相见。进攻型装备就是反恐怖人员提供的特殊武器和辅助性工具。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恐怖特种部队都配备了一种闪爆弹，又称“晕眩弹”。这种由联邦德国设计的防暴利器，在爆炸的瞬间会产生极刺眼的闪光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恐怖分子在短时间内（约10秒钟左右）暂时丧失视觉与听觉能力，瘫倒在地，反恐怖突击队员便可以利用这宝贵的几秒钟，冲向失聪失明的暴力分子，把他制服。这种闪爆弹曾在袭击劫机分子的行动中显示神功。

反恐怖突击队使用的枪支种类繁多，各具优势。

如果想在1000米之外轻易干掉恐怖分子头目的话，可以用7.62毫米佛瑟狙击枪。这种英国皇家兵工厂特别设计制造的步枪再装上特制的狙击瞄准望远镜，其威力更高一筹。

为对付火力较大的恐怖分子，可使用AR—15突击步枪。这种枪口径只有5.56毫米，子弹初速高达每秒1000米，发射速度为每分钟950发，在400米有效射程内杀伤力极强。

当和恐怖分子在屋内短兵相接时，突击队最顺手的武器是M—37霰弹枪。这种枪口径大，射程仅几十米，但霰弹从枪口射出后，效果好似一门小型火炮，在近距离内极有杀伤力和压制力，可对恐怖分子造成极大的威慑，迫使其缴械弃甲。

法国总统卫队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短筒防暴枪与冲锋枪，子弹是半穿甲的，能杀伤被瞄准的人，但不会穿透，因而避免了击中其它人或弹回。

另外，反恐怖突击队员的枪上，一般还配有红外线瞄准仪，有了这种瞄准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可以清楚地瞄准射击目标。

在这里介绍国外反暴力情况的时候，顺便提一下中国对世界反恐怖活动技术的一个贡献。

1986年，中国轻型武器研究所设计了一种微型反劫机专用手枪，并已投入批量生产。这种枪是我国各种制式手枪中最小的，重量不到一般手枪的三分之一，而且具有防水、耐高温和低温等性能。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机身遭到子弹击穿后易被冲裂，严重时可导致机毁人亡。而反劫机专用手枪使用的子弹只有铅笔上的橡皮头那样大，是特制的，不会击穿飞机表面蒙皮，只在机身上留下浅浅的小坑。子弹也不会穿透机舱的玻璃。这种微型反劫机专用手枪，是机上保安人员制服劫机恐怖分子的理想装备。

（三）加强对重点目标的保护

国际恐怖分子为了扩大影响，震动社会，总是把政府首脑等重要人物、大使馆和法院等重要部门、机场和车站等重要公共场所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因此，只有加强对这些重点对象的保护，才能挫败恐怖分子的阴谋，减少损失。

目前，各国都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在美国，除了白宫的850名警卫队员外，总统还有40名贴身保镖。这些有“肉体盾牌”之称的保镖个个身高马大，具有百步穿杨之功，此外，还有精通现代通讯、车技和擒拿格斗术。总统外出时，至少有五名保镖相随：两人在前开路，两人负责断后，一名紧随总统身边。他们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把周围所有的人都看作潜在的威胁，在集会和社交场合，他们常化装成总统模样或和总统穿一样的衣服，以迷惑刺客的视线。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一个丛林地带，有一所“理查德高级保镖训练学校”。这是美国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训练中心，专门为大企业家、政

治家和社会名流提供训练有素的专业贴身保镖。美国前总统里根、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贴身保镖都毕业于该校。1981年，里根总统在希尔顿饭店门前遇刺时，就是里根的贴身保镖在众多保安警卫人员中第一个拔出手枪，在别人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第一个冲向总统，置身于刺客和总统之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刺客的子弹，保住了总统的性命。他因此被美国国会授予“忠勇卫士”的勋章，并被提拔为卫队长，“理查德高级保镖训练学校”因此也声名大震。西欧、中东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慕名向该校索要毕业生。

美国总统的所有食物都要严格化验。如果是一篮桔子，每只都要切片化验后，才能让总统及其家属食用。有些子女常对总统父亲发牢骚：“贵为第一家庭却吃不到整个桔子，实在可怜。”前总统尼克松喜欢吃河蟹，但经过保安人员的三道关卡切片化验，活蟹早失去了鲜味。为此尼克松曾气愤地摔过叉子！

每天送到白宫的大量物品，都先由保镖用荧光镜透视，若有疑点，就到安全室用X调光透视作诊断性检查。一旦疑点不清，就一律送到郊区引爆炸毁。

在暴力手段日益升级的今天，为防止美国总统被内奸安置的放射性武器杀伤，保安人员还定期用有“概率计数器”对白宫进行检测。总统办公室隔壁建立了报警系统，如果发现任何原子尘，就会立即报警。

法国总统密特朗有75人的贴身卫队，全部成员都是合格的跳伞员、急救员，受过格斗、驾驶、攀登和游泳训练，大多数人有辨别爆炸物的知识。卫队有两名电子学专家和几名潜水员。

无论法国总统走到哪里，卫士都会跟到哪里，连总统个人散步也不例外。总统卫队提出了一种保卫工作的“层次理论”，即保卫人员围绕总统组成三层圈子。第一层圈子的人直接与总统接触，第二层圈子位于距总统20米左右，第三层圈子则位于此界线以外，要求不得有两个保安人员同时做一件工作。例如，不让两人目光监视同一区域。一旦发生事情，训练有素的卫士们每人只留意于事前指定给他的任务，恐怖分子无法指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在密特朗总统外出活动时，总有一个拎着手提公文箱的卫兵跟在身边，所提公文箱是用特殊材料制造，能挡住射来的子弹。由于密特朗拒绝穿防弹衣，安全人员才想出了这个替代办法。

法国总统每次外出，卫队总要先行，对所去的地方进行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是在总统到达前几小时，排雷员与电子专家进行细致搜索，并关闭场地。当密特朗出于礼仪需要，须站在圣丽舍宫的台阶上时，任何人都不得在对面大街的人行道上停留，附近建筑物顶上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拿着望远镜警戒。

每当重要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国访问或举行国际会议，往往引起举世瞩目，这也恰恰是恐怖事件多发之时。因此，在这一期间，有关国家的保安人员更加紧张，如临大敌。前几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奥地利时，警卫人员多达3000人，其中有200人是从美国带去的特工人员。1988年6月，当西方七国首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会议时，盛传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和日本的“赤军”暴力分子计划发起袭击，加拿大警方戒备森严，严加防范，共出动了3000名军警，动用了直升飞机和骑兵，还在会场和七国首脑下榻的饭店周围的高层建筑物上设置了流动哨。地面上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以应付突发事件。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赴华盛顿与里根会晤时，带去了135名紧随左右的克格勃特工人员。美方安全机构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车队所要经过的17公里长的公路上，所有人口都暂时封闭，其他车辆改道运行。此外，美方安全人员和警犬事先仔细检查了所经公路两侧射击范围内所有的下水道、邮筒、楼房和道路交叉口，下水道的出口一律封闭。在华盛顿市区内，车队经过的路上都设有路障，并不准停车，如有停车，一律用拖车拖走。街上行人也受到了抽查。在会晤期间，美联邦航空署禁止飞机飞临车队上空，华盛顿市区的部队地区上空被列为飞行禁区。美国还在戈尔巴乔夫下榻的苏联使馆附近布置了大批安全人员。

在人们心目中，使馆应是林木葱笼、鸟语花香的地方，但国际恐怖主义的肆虐已使热点地区的使馆变成一座阴森森的军事堡垒。美、法、意、联邦德国等国驻贝鲁特的使馆，都是戒备森严，其中防卫最严密的要数美国使馆了。

美国使馆曾两次遭到汽车炸弹袭击。为此，美国外交官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加强保安措施。在距离美国使馆500米远处，一道路障将马路拦腰截断，任何车辆行人未经黎巴嫩警方检查，不得通行。再往里200米，一堵高约2米的沙袋赫然横亘路中，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对来往汽车实施安全检查。离美使馆还有100米时，有一条由几吨重的水泥方块组成的S形通道。车经过这种通道时，必须挂二档缓缓行驶，否则就会被撞。在使馆门口停着两辆M—60型坦克，炮口指向S形通道。为了防御火箭推进弹的袭击，使馆的整个七层大楼都被一张特制的大网罩住。当有人进入美使馆大门时，还要走过一个类似机场安全门的通道。楼中电梯的门要用特制钥匙才能打开，而其他楼梯都被封死了。许多西方记者将驻黎巴嫩的美国使馆称为世界上防卫最严密的使馆，是恰如其分的。

为防止暗杀和绑架，西方高级外交官在贝鲁特的住宅也有武装保护。其中，守卫美国大使的兵力达一个连，配备的重型武器包括五辆坦克和六门高射炮。

近来一连串的劫机、空中爆炸和袭击机场事件，迫使各国加强机场保卫。特别是1985年12月恐怖分子袭击罗马机场和维也纳机场的惨案发生后，各大机场除使用各种新型电子设备加强检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特别保护措施。

在西欧，英国已打破惯例，除了调遣坦克、军队进驻机场外，又给守卫机场的警察配备了手提机枪。历来注意保持良好形象的英国警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佩枪执勤。奥地利当局的反应是加强了驻守维也纳施怀泽机场的特别反恐部队。法兰克福、慕尼黑、巴黎和马德里的国际机场，都加派武装警察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柜台区巡逻。

在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中东，埃及开罗机场现在与军营无异，只有持有机票的乘客才可以进入机场大厦，武装保安人员24小时守卫在机场大厦。为防万一，保安当局还在航空公司的行李过磅区架起了防暴障碍。乘客登机前，必须接受两次护照检查，所有行李都要经过缜密的搜查，乘客登机前要搜身，到了舱门还要搜查一次。

东京机场的保安措施与开罗机场不相上下，在距机场一公里的公路上，有机场特警的关卡，乘客必须下车接受检查。到达机场后要先经过保安检查，所有提包和行李必须打开，检查后贴上保安封条，如果封条断裂，行李就要

重新检查，否则不准登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提包和行李放行后，有人擅自揭开封条把武器或爆炸物放进去。

在以色列，机场的保安措施包括巨细无遗地逐件检查行李，乘客登机前要接受详细的盘问。在以色列的大多数班机上，都有配备“乌兹”型轻机枪的空中警卫乔装乘客。

在美国，自 1985 年 6 月环球航空公司客机被劫持以来，所有的主要机场都加强了保安措施。

有人预言，禁止旅客亲友进入机场送行这样苛刻的限制，不久可能成为被普遍采取的措施。

奥运会，可算是当代世界上最隆重的盛会。奥运会期间，全球注目，各国的游客蜂涌而来，这就给恐怖分子混水摸鱼、制造爆炸性新闻提供了良机。特别是慕尼黑运动会发生枪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暴行后，运动员、记者和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成了衡量奥运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安全特别行动组，组建了一支防暴待遣队。这支头戴防毒面具、荷枪实弹的敢死队，时刻守卫在各主要运动场和公共场所。一旦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支部队就会如同神兵天降，迅速出现在现场。

1988 年 9 月，第 24 届奥运会在汉城举行。当局为保障安全，早在奥运会开幕前半年多，就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防范措施。由组委会和机场协同安全要员、电器技术专家、消防人员组成了一个协同作战综合服务性组织，以确保奥运会期间的机场安全及出入境的官员、运动员和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有关部门建立了一支特种反恐部队，专门负责奥运会期间的治安保卫工作。此外，还出动了大批警察、士兵和有关专家。奥运会期间共出动了 10 万名保安人员，他们被分编成 16 个大队，分驻体育场和各奥运村及有关设施。这些保安人员配备了新式的反恐武器，如：能打穿水泥墙的气枪、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日本进口的瓦斯步枪和只要听到声音就会使人失去知觉的噪音步枪等。此外，还在汉城等城市设警察电子指挥体系和电视监视网，在机场和码头配备了爆炸物探测器等。

在运动员村的周围设置了严密的警戒线，架设了铁丝网，由军人严密把守入口，在铁丝网周围还设立了流动巡逻哨。同时，运动员村入口还设置了爆炸物品探测器，电子感应装置等尖端设备，以防患于未然。各国运动员和体育官员外出时都受到了武装保安人员的严密保护。

在马拉松赛、自行车和帆船等项目中，保安当局更是费尽了心机。他们设计了从陆上、水下到空中的立体式保护网，还设立了应急救援组织，一旦发生紧急事件，立即派精锐力量赶赴现场，以防止事态扩大，尽量把事态控制在小范围之内。

在这次奥运会开幕前，有情报说，有暴力组织打算在奥运会期间进行骚扰。也许是严密的防范措施起到了作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风平浪静中结束了。

（四）开展情报工作和宣传工作。

对付恐怖分子，除了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和一批性能精良的武器装备，还需要做好情报的搜集和积累工作，需要进行广泛的、有效宣传工作。这是保证反恐怖斗争能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

中国有句老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掌握第一手可靠的、全面的

情报资料，是有效地打击恐怖分子的先决条件。联邦德国反恐怖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就是“对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嫌疑分子的动态掌握了极为准确的情报”。美国人曾因为在中东和西欧没有获得准确、及时的情报吃过大苦头。美国反恐怖主义专家在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提出了“替恐怖主义分子或组织画像”的建议。他们列出了一系列搜集情报的要求，其中包括恐怖分子的姓名、性别、年龄、种族、个人历史、使用的武器、训练情况、集团的组织情况、行动的类型、破坏目标的性质及人质的国籍、身份、年龄、职业，以至于恐怖分子提出要求的性质、具体内容，企图达到的目的等。然而，这方面的情报工作有一定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斗争的进展，恐怖主义的成员、行动的目标、使用的手段都会有变化，因此专家们指出，这种情报搜集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当是长期的、持续的工作。

在情报工作方面，美国可以说是走到了各国前面。在美国十大情报部门中，有六个直接参与搜集黑手党及其它恐怖主义分子的情报，即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公司、国防情报局和武装部队的情报部门。现在，美国已积累了大量国际黑手党及其它恐怖主义分子的资料和照片。中央情报局储存着 2000 多万份世界各国的各种护照和入境证件等资料。这些资料同机场、海关等地的电视摄像机和电脑系统配合起来，就能迅速确定被检查人员的身份和所持证件的真伪，甚至能当场辨出恐怖分子。这种掌握准确情报的措施在防范劫机事件中特别有效。美国联邦航空署在旅客购买机票及通过安全门登机时运用这方面材料，及时阻挡了企图劫机的嫌疑分子登机，其成功率达到 87%。

为了及时掌握恐怖组织的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不择手段、不惜血本的。他们绞尽脑汁地竭力往恐怖小组内打入特务或告密员。这些人往往先被派去充当帮助恐怖活动的外围人员，再逐步打入核心；或冒充那些恐怖分子容易招募的较为激进的学生和失业的青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一书中曾透露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左倾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打听有关签证的事，中央情报局乘机向他提出，只要愿意合作，完成任务后保证从银行得到一笔钱，于是，这个学生奉命参加了恐怖主义组织的外围，并逐渐接近了这个组织的核心，不断传递有关这个恐怖组织的情报。

美国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瑟夫·皮斯托恩在取得黑手党徒的信任后，逐步打入黑手党内部。六年之中，他的家庭和姓名严格保密，至审判之前未向外界披露过。在秘密潜入黑手党的那些岁月里，他每天都在说谎。他确信，他的谎言是为了一个具有崇高道义的目的：帮助美国政府摧毁黑手党。然而，他又害怕，当他有一天终于站在证人席上，当那些黑手党徒被送上法庭时，他的生活也将失去意义，将生活在无言的秘密之中。从 1980 年 7 月开始，他终于在黑手党里取得了大量的证据。法庭开始审理这批黑手党案件中的头一桩时，他已 43 岁。他失去了六个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春秋，其间儿女已长大。

1983 年，开庭审理。

五名黑手党被告已经到庭，设有五排座位的记者席已经爆满，审判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三百多位旁听者只好站着。这是令黑手党分子难以置信的。尽管黑手党分子不相信这一切会发生。但另两名被告已在审判前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黑手党各家族已盟誓立约，对皮斯托恩进行捕杀。为此，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对他实行了 24 小时保护。

1984年2月美国国务院起草了四项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决议。其中第三项是关于对提供美国国内或国外恐怖活动情报的人的奖励办法。草案规定，凡是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有关恐怖分子活动线索者根据情报本身的价值得到的奖金须由总统或众议院批准。为了保护提供情报的人，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证人保密”组织，保护他们及其家属的安全，并严格为他们保密。

意大利保卫部门的情报系统善于利用黑手党分子本身来获取情报。他们通过心理战迫使被捕的黑手党提供情报。有时，仅凭黑手党分子的一句供词，就能轻而易举地端掉一个黑手党分子的基层组织。为了分化、瓦解和利用被捕的黑手党分子，让他们为警方提供有利的情报，1982年5月，意大利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意大利法庭对那些“供认不讳”或向当局提供消息的黑手党徒可以减刑。1983年初，就有四百多名提供过情报的“黑手党”分子被从轻发落了。这一招真灵，本来逍遥法外的黑手党分子为此终日惶惶不安。

开展适当的宣传活动，在反恐怖斗争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美国，有一些学者使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对恐怖主义者进行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适当地利用宣传武器开展心理战，同样可以达到制止，减少恐怖事件发生的目的。

在西方国家，大多数的新闻传播媒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不少电视台、电台和报纸为了抢新闻都竞相把恐怖活动作为爆炸性新闻公之于众。一些新闻机构为了招徕读者，添油加醋地把恐怖活动的细枝末节描摹尽致。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忧虑。美国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指出：宣传报道要注意分寸，避免产生副作用。他们认为，不适当地渲染、描绘恐怖事件，常常会带来所谓“暴力传染病”的后果。例如，报道恐怖主义分子行动得逞、逃跑成功的消息往往会激起其他恐怖分子争相效尤；过多地渲染击毙或处决一名恐怖分子有时也会促使其它恐怖分子进行变本加厉的活动，因为有些恐怖分子的心理状态是志在必死，只求一鸣惊人；详尽地叙述恐怖分子提出的目的、口号，实际正中他们的下怀。

总之，过分宣传正是恐怖分子求之不得的。因此，在恐怖事件发生后，报道什么、如何报道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新闻界的重视。

在西方各国，对外交人员和普通公民进行反恐怖主义教育和宣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外交部门给各驻外使馆散发《恐怖主义手册》，有关专家还专门对大使进行反恐怖训练。社会各界对去海外旅游、学习和工作的公民进行有关反恐怖教育。1986年，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推出《旅行恐怖》的录像带，由反恐怖专家专门指导人们在受到恐怖分子袭击时如何避难逃生的方法。录像带出版后，大受人们欢迎，制片商也因此大发其财。在录像带中，专家讲解了一些对付恐怖袭击的方法。它们包括：第一，当恐怖分子站在你面前时，不要望着他。第二，在恐怖分子面前，千万不要与他人耳语，这会招来杀身之祸。第三，不要拒绝恐怖分子提供的食物、资料和香烟，否则会被认为对他们不敬。第四，在飞机场入口，要尽快通过安全门，勿留恋于公众来往的候机室。第五，在飞机上选择的座位最好靠窗，因为坐在通道两旁存在着更容易受到粗暴对待的可能性。这些宣传和教育，对于减少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国际反恐怖合作

1972年5月30日，一支暗杀小组潜入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国际机场，不加选择地向旅客群开枪，打死打伤106人。当时《时代》杂志曾报道过这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暗杀活动。美国国务院反恐怖协调官员曾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全世界1983年在93个国家发生了746起国际暴力事件，作案看来来自71个不同民族的117个暴力组织。

面对恐怖主义这个可憎的“政治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蔓延，交叉传染，像以前那样“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做法已经过时。采取把暴力主义推出去的明哲保身的办法到头来只会引火烧身。各国政府已认识到加强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一些专家指出，今后的暴力事件已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所能对付的，也不能指望某个国家、某个部门单独行动，反对国际暴力组织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法律、舆论、心理各方面综合的斗争，必须动员世界各国力量，联合社会各界，实现“以国际化对付国际化”才能奏效。

现在，世界各国正加强合作，一条反暴力的国际联合阵线正在形成。

（一）欧美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合作

欧美各国是恐怖分子跨国活动最频繁的地区。然而，多年以来，欧美各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反恐怖合作关系。一些国家从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利益出发，对恐怖分子采取退让、宽容的态度，委屈求全，推卸责任。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虽然暂时保全了自身，但却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愈加猖狂，导致恐怖活动新的泛滥。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恐怖主义没有国界。

1979年10月，西欧共同体的司法部长们首次聚在一起，讨论加强国际合作以控制恐怖活动的发展。他们联合发出呼吁：“对出钱、出武器帮助恐怖分子，给予恐怖分子训练和宣传方便，并且准许他们避难的国家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制裁。同年12月，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对于进行动机、绑架、使用炸弹以及自动武器装备袭击外交人员等活动嫌疑的人，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必须进行引渡或起诉。

1984年1月，美国邀请英、日、法、意、加拿大和联邦德国的有关官员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反恐怖主义的秘密会议，决定联合组建一个“国际反恐怖活动网”。

1985年1月，在国际暴力的狂潮中，法国国防部的奥特朗将军被暗杀。在这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西欧各国大大加快了建立反恐怖联合阵线的步伐。2月，来自西欧各国的八十多名反恐怖专家云集布鲁塞尔，进行紧急磋商，研究联合防范措施。同时，意大利利用当时担任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之便，不遗余力地推行反恐怖联合行动。意大利政府内务部长到比利时、西班牙、卢森堡、荷兰和南斯拉夫进行穿梭访问，专门协商反恐怖问题，2月5日，法国总理法比尤斯专程飞往联邦德国同科尔总理商讨反恐怖合作，宣布将建立法德反恐怖主义联合阵线，并希望其它国家也加入这个阵线。同一天，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宣布，两国将开始定期交换关于恐怖主义的情报。这短短几天的一系列活动，把西欧大规模反恐怖合作推向了一个高潮。

1986年，欧洲共同体外长曾四度开会讨论联合对付恐怖主义的事项，给反恐怖合作增加了不少具体项目。10月份，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在共同体国家间建立反恐怖主义情报热线，同时还开列了200个恐怖分子的名单。

12月9日，共同体外长会议再次明确了“恐怖威胁来源国”以及恐怖组织和个人清单，商定反恐怖活动不受各国移民和入境管理法的限制。为快速传递恐怖分子的照片和有关识别资料，西欧计划建立快速无线电报警和信息传真系统，设立联合情报和侦缉行动网，其效能大大超过国际刑警组织。西欧各国还共同商定，在必要时联合揭露参与或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共同合作说服或迫使已知的恐怖主义“发起国”或“支持国”放弃恐怖活动；互相提供证据，审慎使用武力，以便对恐怖袭击活动作出快速反应，真正用武力威慑和进行“预防性攻击”。

1987年5月28日，西方九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引人注目的部长级会议，讨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美、日、英、法、意、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的内政或司法部长及高级警官参加了会议。他们就恐怖主义的威胁广泛交换了意见，决定加强合作，在行动、情报和技术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主动行动。据报道，这种会议将在九国轮流举行，并打算设立联络秘书处，加强两条情报网，分别交流欧洲和中东的恐怖主义发展动向。九国司法部长准备就法律问题制订补充措施。舆论界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西欧的反恐怖主义合作已扩大到整个西方阵营。法国《解放报》认为，西方诞生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反恐怖主义俱乐部”。

1986年6月9日上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十三届七国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恐怖主义的声明》，重申在波恩、威尼斯、渥太华、伦敦和东京举行的历届首脑会议就此发表的声明的精神，再次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七国首脑郑重强调，与会国将遵守不向恐怖分子或支持者作任何让步的原则。1988年6月20日，西方七国首脑在多伦多发表的政治声明再次强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并呼吁各国为反恐怖主义进行合作。声明在重申了上届首脑会议确定的原则立场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空中安全，即同破坏和劫持飞机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欧美国家的反恐怖合作已取得了可观成果。

首先，在反恐怖技术方面，欧美各国互相协助，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观察和监视器材方面，它们联合研制或互相提供了能透过墙壁和窗帘的侦听、透视仪和红外线、激光仪及其他电子侦察设备。在特种装备和设备方面，它们不断推出先进的机场安全检查设备、电子跟踪设备，以及突击队员使用的轻质防弹护具、攀登用具和打开缺口的突破技术，还有高效的急救医疗技术及装备。各国还在研制对付恐怖分子的失能剂和命中度高而且消声效果好的高效杀伤武器方面加强合作。1987年5月，法国内政部长帕卡透露，警方在茫茫的枫丹白露森林搜出了恐怖分子埋藏的炸药，原因之一是使用了美国提供的尖端设备——质度和密度地下电子探测仪。

其次，欧美国家在直接反恐怖行动上，并肩作战，互通情报，建立了双边或多边协同关系。1987年3月，根据联邦德国提供的情报，法国成功地侦破、逮捕了几名重要的恐怖分子。同年5月，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的合作，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黑手党”小组。

1988年3月23日，西方近二十个国家在罗马签署了一项条约，要求签约国起诉或者引渡那些在公海上施暴的恐怖分子。条约要求把对船只和坐船人的施加暴力的行为视为犯罪，必须给予严惩。据美国一位专家评价，这项条约“填补了国际反恐怖活动中的一个空白”。

（二）国际反恐怖条约

1987年12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153票赞成，2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把任何人在任何地点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谴责为犯罪。决议要求所有的国家采取有效而果断的措施来加快并最终彻底消除国际恐怖主义。这届联合国大会还要求秘书长征求会员国的意见，决定是否召开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会议，以便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60年代，为了对付劫机事件，在日本东京签订了《东京公约》。60年代末出现了劫机狂潮，使《东京公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70年代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专门讨论了劫机事件，最后签订了《海牙公约》。

以上我们看到了世界反黑手党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和艰难的历程。从整体上摧毁黑手党就需运用其弱点并且需警方勇敢而大胆、仔细而又谨慎地寻找证据，因为当代的黑手党徒许多都拥有合法生意和社会地位。对于黑手党活动的外部显现即是恐怖活动，造成了全世界反恐怖运动，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黑手党这个九足兽能否最终被消灭，世界人民正充满着希望。